



陶菴集

三十一

墓誌

廿五

^16
2325
21



和
2325
21-21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一目錄

墓誌

判書汾崖申公景墓誌

左議政老峰閔公鼎重墓誌

佐郎李公箕相墓誌

參奉玄公徵墓誌

參判韓公聖佑墓誌

府使趙公顯期墓誌

察訪閔公泰重墓誌

司禦李公世澤墓誌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一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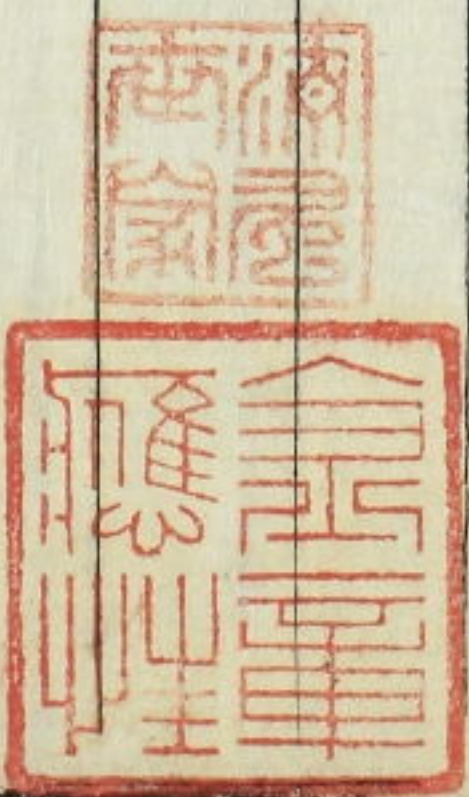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一
司議吳公斗歲墓誌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一

墓誌二

判書汾崖申公墓誌

公諱最字寅伯號汾崖平山人高麗壯節公崇謙之
後考諱翊全參判妣趙氏漢原府院君昌遠之女公
以崇禎戊辰七月七日生戊子司馬兩試甲辰由
冰庫別檢擢春塘臺庭試鄭相公太和賀上曰是
宣廟名臣欽之孫而以文學才器稱者也上色喜
初參判公爲賊娃所構陷繫於虜中及虜譯命壽來
廟堂許令被繫人子弟往見命壽素獐悍視公卿蔑



隋書先生集卷四十一
如而見公則不覺膝屈曰此秀才可畏也公之妹爲
王子婦參判公淡懷畏慎而公左右之力居多賊臣
自點要結歡遺以昏需二車却之辛卯獄起多延及
姻黨而公家獨免焉慎齋金文敬公以讒口去國尸
其論者卽公至親而公不爲苟同慨然倡多士上疏
請畱公自在韋布雅負重望至是隸槐院旋入史局
又爲承政院注書由說書陞禮曹佐郎遷司憲府持
平有韓姓御醫怙勢縱恣公坐臺發捕竟置之法都
下震慄屢爲司諫院正言以徐必遠侵詆尤菴先生
請正其妨賢之罪先是尤菴論駙馬第宅踰濫以爲

非人臣所可處先生去國之明日 上命駙馬仍處
其第公 啓請還收 貞陵旣復禮當祔而 上意
猶難之公始上疏論之復合辭力請遂蒙 允選玉
堂屢拜修撰校理應教時倭酋爲移館使平尙成來
尙成遇不平事輒劒擊人特遣公爲接慰官公至則
折之以威曉之以義尙成謂公嚴明不可犯因舌人
謝罪不敢復言移館事歷執義司諫輔德承 命廉
問嶺南所上便宜十餘策率見採施獻納尹敬教斥
相積奸邪 上震怒褫其職公上疏曰敬教有古諍
臣風不宜摧折以塞言路并及承旨呂聖齊繳 旨

隋書卷四十一
被逮之失疏入九日 嚴教特褫政院爭之不聽自
後屢斬點壬子用廟議超授全羅道觀察使律已清
簡莅事嚴明大侵之餘殫心調卹一道賴蘇又加意
於詰戎備變士習俄以子鎮華選儀賓 特命徵還
爲兵戶曹參議公主歿公以官給昏費義不當畱悉
爲還納以至假貸取足 上以非故例固止而不能
得其爲大司諫也嶺人張應一以 寧陵事欲構禍
士林上疏痛斥其情狀應一遂竄時羣凶投隙日進
邪說 上頗厭薄士類譴罰相續公輒力爲救解拜
大司成禮曹參議甲寅以中原有吳三桂之亂中外

繹騷朝議重邊圉遂擢公爲平安道觀察使營有捉
虎軍數百皆驍勇之士特蠲其絲布且募丁壯以益
之給弓銃使之習藝有逐殺獸者即厚賞并與所獲
而與之軍心感奮願爲之死一日訛言海寇至城中
波蕩號哭載路公首斬言者以徇民稍定公所畜捉
虎軍一時荷戟而至達夜戒嚴因以無事以藥山慈
母兩山城爲西關巨防大修樓櫓器械爲久遠圖每
日洞開重門使民直入寢間外白事晨起視事夜則
引將佐談論盃酒從容言可用則輒賞以勸之論者
比之張詠之鎮蜀云 肅廟初服羣壬用事 先朝

降者先生集卷四十一
舊臣斥逐殆盡公亦被劾罷歸寓居湖上朝夕不繼
俄有叙 命蓋以賊鑄爲言公清白人不可及也用
敦匠勞陞嘉義兵工曹參判有妖僧自稱 昭顯子
上命公卿會議積爲上相首鼠兩端羣奸環坐左右
顧而莫敢出一言公直入坐引雋不疑故事正色折
之曰此一言快耳趣吏持紙筆來口授啓草昂然而
出積等色沮遂置之法間拜都承旨諸曹參判賊鑄
使私人假公文大伐禁山松入其家左尹南九萬請
查治 上旣許而旋寢公以右尹上章暴其縱恣狀
鑄黨疾之後被劾罷江都有匿名投書者蓋爲逆柙

所指使將欲魚肉搢紳公時在江閣與李監司公酌
酒賦詩篇未及圓子啓華疾來涕泣言公名亦在告
中公笑曰死生命也吟哦不輟明日入城與鄭相國
致和諸公同胥 命公爲誦其詩鄭搖手止之曰非
所也公曰常謂相公好風度今何恟也吾輩豈爲逆
者仍高聲誦之待 命數十日始歸尋得投書者李
有湏凶黨遽戮之以滅口庚申更化公方爲安邊府
使以大司憲 召差副价之燕吳始壽與逆柙憑藉
虜言做出臣強之說公在西藩之時已盤詰而得其
狀及還而白 上甚詳後始壽獄起而公爲始壽所

陸者先生集卷四十一
誣引被逮辨證明白 上特命釋之始壽辭屈竟賜
死拜大司諫因星變上疏陳嚴賊律恤民隱之策
上嘉納翼年進資憲歷大司憲右參贊禮曹判書與
修 顯宗實錄兼弘文館提學知經筵事又陞正憲
癸亥崇政拜吏曹判書公自在郎署輒引遺戒不就
至是力辭褫公議多之出爲開城畱守參判公嘗有
遺愛公一遵前矩以導民化俗爲務居數月褫罷松
民請如寇恂故事借一年不能得則相與立石頌之
後以僉使過松都父老傾城來迓供帳亘數里及聞
公卒士民來哭者以百數丙寅入枚卜出爲江華畱

守江都國家緩急所須而要害無一障蔽處公於冲
年目覩陷敗狀心常慨然及是修葺土城及墩臺凡
四十餘所增造器械頻閱武事以爲陰雨之備保障
至公增重丁卯十二月二十二日以疾卒於官舍壽
六十 上震悼輟朝弔祭如禮公始葬驪州後移卜
利川水井里負壬之原夫人青松沈氏校理熙世之
女先公歿三男徵華有至行早夭瑞華府使啓華文
科重試承旨女適縣監李碩亨繼配陽川許氏判官
暹之女五男三女鎮華夭尙華別提錫華郡守宅華
以孝旌閭從華婿進士李翊夏奉教洪重益士人李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一
世規孫曰魯校理曰哲應教曰邁迪曰晁曦暉曰縣
監塾學曰郡守晉內外孫曾不能盡記公爲人豪爽
俊特內行甚篤幼時值歉歲見母夫人闕朝食泣而
告曰若鬻兒則可食矣及其貴顯每以祿養不逮爲
至痛言之必涕咽又篤於友愛與監司公約曰寡嫂
弱妹貧無以自資盍以先業歸之吾與若祿食足矣
得俸賜輒與諸弟妹家無畱者不爲子孫立產業每
誦楊震遺以清白之訓以詔之且以儉約理家自少
喜施與己之所有人有欲色必與之以至舉奴僕與
人若輟飯水每謂士大夫一失名節餘無足觀公退

閉戶清坐寂若無人非公事不出入遇會心人輒欣
然對酌胷次洞然風流氣槩傾倒一世雖間雜諧謔
而憂時憫俗之意自寓於其中宋儒曰氣象好時百
事是當其公之謂歟公常歎曰黨論必亡國家當老
少分析之初命侍者戲作日曆貼壁上曰某日老某
日少客有談時事者則曰看吾今日作何論其混俗
玩世類如此實則未嘗不嚴於陰陽淑慝之分於先
輩尊尚尤菴每言南九萬必爲小人人服其先識雖
身居宰輔而超然於得喪寵辱之外惟憂愛一念炳
然如丹語及時艱爲之太息或酒酣詠鄭圃隱此身

死復死之歌歌竟泣數行下至今想像如見其人焉
文章得之家傳有館閣典則尤長於詩遺集若干卷
藏于家魯在時託公幽堂之誌今老病且死未忍負
亡者遂爲之銘曰
倬哉尚書象村之孫文章器業以大厥門言議侃侃
士望攸歸一節終始履險如夷謔浪笑傲風流弘長
混俗玩世此老非狂牢騷不平一寓於酒鑑別邪正
人也焉瘦氣象之好宜永終譽世界衰颯開眼無所
匪公誰思銘以表之

左議政老峰閔公墓誌

公諱鼎重字大受號老峰驪興之閔在麗代繼世隆
奕咸祖尚衣奉御稱道本朝有諱審言 端廟將禪
棄開城副留守歸老於鄉四傳至立巖立巖諱齊仁
左贊成救乙巳士類謫卒生郡守諱思容是生庫令
諱汝健於公爲曾祖祖諱機府尹考諱光勳觀察使
世以清德質行聞妣延安李氏府院君光庭女三子
大司憲著重文貞公維重而公序居二以 崇禎戊
辰正月戊寅降自幼志氣卓邁長者叩疑事多中聰
明絕倫文藝驟進二十一進士翼年庭試第一授成
均館典籍遷兵曹佐郎侍講院司書 孝廟新踐祚

庚寅冬雷公以散職抗疏陳闕失有曰 殿下踐
祖宗之位不能安其 宗社保其赤子 先王在天
之靈肯曰予有後 殿下何顏入 太廟乎 御批
嘉爾忠直尋以未安 教自免又應 旨論八事仍
諫酒用程子好獵爲喻所論多見施至詆諧爲清致
上嘉歎使臣隣知戒賜舉比獎之曰善養直氣以期
遠大拜司諫院正言劾宰臣憲官犯法者 上稱之
曰鳳鳴朝陽入玉堂爲副修撰劄論存養延訪語益
切又請不時 召接宿衛及入直官試其才否而擢
用觀察公宰安邊公以母病乞暇加賜藥物以修撰

召還陳趙庶人按律王子保全事壬辰以自點獄問
事勞加資未準格改正論尹善道逸居蔑義不宜擢
近密改副校理入對論奏明劄常以立志得人爲先
夏旱貼黃封事言姜獄自趙金之敗輿情愈惑兄弟
之倫本之天顯有冤則伸之不者夫亦是非又言勿
以諸儒狼狽而沮求賢之誠勿縛送漂漢人而館穀
于濟州復救兪棨錮廢曰棨本樸愚或有三至之讒
歟 上亟賜對責其論獄之妄公對如疏指 上曰
在法無赦而予旣求言爾能無隱故不之罪耳爾年
少何能盡知詔以獄情始末甚詳公起拜謝 上歎

隆慶先生集卷四十一
曰世間浮言至此予實慙焉 昭顯諸子方拘海島
後放還又官其婿用公言也 上又曰漂人予亦矜
惻而萬一見洩嚇喝百端予不才廷臣又無可仗不
免以數千里畏人奈何時儒賢以虜噴去國 上思
之而拘格不能用至是 面諭其意復問可用者誰
公以尹宣舉尹鐫進願以白衣召見 上顧近臣書
入且以俞棨事曉諭是日早入對至吳而退公以眇
然新進極言不諱人皆爲公懼至前翕然有吁咈之
美士流相慶然公不自安罷而叙副修撰校理乞省
誓或得小縣讀書不許自是契遇采隆復陳正心養

心恤民固邊諸條乙未副校理 上講詩公以新免
李夫人喪引徙月樂之義辭 命下僚替讀以微事
被 嚴教已而曰君臣猶父子何必藏怒於中又與
諸僚因災陳戒 上召見獎其切實語及得人慨然
論昭烈君臣之際仍問 宣廟不大用李珣何也公
曰李珣契合昭融不久而死假之以年昇平不難致
也 上曰安得必如古人而用之近臣中亦可識拔
也對曰正直者多逆于心此宜加察後又誦程子先
進見後受爵之說願開儒者可進之路次別其賢能
而用之又言自點謀逆獨憚宋浚吉等必欲構禍於

外敵此非今之汲黯乎 上溪然之公之惓惓招賢若此承 命作東國地圖以進賜貂掩耳展墓復賜駟嶺南饑請遣御史賑之虜以查來公因事規戒言先奮大志不畜具臣平居礪節義臨急責忠力 批曰令人氣湧如山禱于社省牲而兩大臣欲申入報謝意公爭之曰黷諫長俞橄被鞫安置論救之金文敬先生之喪乞行 恩典褫為直講還校理請寢新宮之役又論天命人心去就之幾公素善疾鑿書室於廣州泉谷退居調息屢除不就間赴 召論言路褫復歸文貞公以憲官特補鏡城諸大臣救解 上

遷怒于公曰某非俗流可大用而近亦誤入矣以校理請譴 上批前日之教愛爾也有則改無則勉入城辭則 曰嘉爾戀君之忠復應 旨進十條其論待下曰詈辱及於宰輔杖責加於卿士斥之使去招之使來昔四皓以善罵亡匿安知今日亦無義不辱者哉 上嘉納仍曰今日亡匿者爾耶公辭謝復以錢若水事為諷 答曰戲之耳陞副應教忠清監司徐必遠奏毀道內諸書院公斥其謬得已間為司藝上臨朝勵精同春先生日侍講公感奮不敢言病出入論思請令同春及權公認直講院夜對講心經旁

招尹文舉諸人又於不講日令直員寫進故事可法
戒者講時隨疑咨詢副本留館遂成令式戊戌修撰
改司諫公嘗爲御史湖南西皆稱 旨復廉察嶺右
道移執義還以便宜從事者條奏胥 命嘉獎之又
特召使書進所欲言 上臨麟坪大君喪巫苟不先
與同僚劾喉司失職遭 嚴旨自劾倉卒草啓詞理
俱到拜東萊府使至則梟潛商嚴約條當宴倭猝起
擲刀公色自若突出館門則又整軍待之自是戢伏
詞得商譯吏與倭通狀請徙之邊增簽卒伍大修邊
備同春馳書勞公擬之韓范公遘瘴疾已亥廟堂請

罷 上曰國勢削弱自得閔某差強人意舌人苦之
必詐云罪罷使彼雀躍矣遂以禮曹參議 召尋褫
孝廟賓天公請用古喪禮不行兵曹參知丁外艱服
闋大司諫湖南奏佛像汗公請碎之以解人惑壬寅
僉樞承政院承旨大司成改量畿田公受左道 命
經界得正以諫長請對 上辭以疾公自劾有拒人
千里之語 上怒甚藥院請議藥不聽公復引避且
曰 先王因微恙停筵臣以玉堂陳戒即賜對仰瞻
天顏餘汗未已矣不省居數日 召見乞御講筵革
宮庄又論繼後後生子以繼爲嫡下番史官許期服

隋書先生集卷四十一
暇皆見格以不得其言褫復拜輒辭癸卯大司成嶺
人醜詆粟牛兩賢公痛辨其誣又陳學政以典學爲
之本取舊制增損條進創通讀以嚴課式司馬序坐
不以榜以齒又撤尼院作黌舍尤齋先生命其名曰
闢入曰一兩每正色皐比衿紳坐集橫經問難凜乎
有三代風是後他遷常兼帶辭則儒生將請留以故
不得褫至今論教胄之政無居公右者備局槐院副
提調且管賑事大臣悉委簿書酬應若流移吏曹參
議甲辰陞參判從臣以祖母讎欲回避虜使承旨徐
必遠却其疏尤齋以禮復讎盡五世斥其悖理是非

紛爭公爲激揚之論銓注忤 上旨特罷旋收還出
爲咸鏡觀察使以微嫌辭乞得一塞府自效不報塞
俗推陋公不鄙夷之選鄉秀教以禮書又資送二宋
門下使相傳習建書院廣布經籍設養老飲射儀於
是北人始知有學絃誦相聞祠壬辰倡義士以樹風
聲固關防鍊卒械嘗盛軍容臨江大蒐胡人懼其威
叱馭畏途徧巡障戍使老校疲卒各盡其情又立詳
定法大均賦斂爲永世惠秩滿再仍丁未褫爲同樞
迭長三司副學時議賑事與大臣不合去復爲國子
亞銓兼經筵賓客戊申從 幸溫泉馬顛給駟尋擢

降者先生集卷四十一
戶曹判書請加俸祿以勵廉恥量湖西海西田又以
克己私勅羣工陳戒 上悚然聽納尤齋渡漢公承
命往諭以其意還奏免相始入朝首請省冗費公曰
事貴有漸 上亟罷一二御供復議減貢物胥隸扇
謗朝議又推助尤齋遂歸公自以同事力辭褫歷知
樞工書以上价使燕律已清嚴一行震讐獵胡或獻
其獲畏敬如此還至灣上歸賞金于庫鞍馬與武士
行橐蕭然得 崇禎皇帝御墨以來尤齋斷之華陽
广上庚戌論 神德王后祔廟敦匠勞正憲由憲長
移秋曹金公澄以壽親宴將坐賊按事者素憾公以

公嘗受其有名餽欲并傷之公在墓下引咎輒慰諭
以荒政敦勉有禮書判尹參贊之除時大饑疫人死
且盡公受 命調賑殫竭心力以饘以餼濟以醫藥
復申遺棄收養之令濟活以萬數堂郎多染死公晨
夕往賑所又身救姪女姪婿之病卒無恙拜兵曹判
書干託不行甄叙得人遞爲大司憲同春疾革論相
積奸邪不報 恩禮無終公以浴暇下鄉上疏諫仍
言李敏迪李端夏無罪自後有除輒辭及 寧陵緬
禮詣城外 上責其屢違召削職兩司爭救有謂公
難進易退者 上怒竄其人積方寵遇奏事面諛口

給公惡其色態徐一言折之淡見忌疾至是被譴甲寅大臣爲公舉辛亥賑事曰忘身殉國未有如此人遂叙 顯廟禮陟入臨董方中參贊大憲玄石朴公世采以閔業家喪禮被罪公亦嘗與聞乞同勘復還忠州陞崇政判吏曹遞文貞公亦盤桓于野疋馬來往文酒相歡凶黨謂公兄弟穢朝廷不仕論削黜無何 教曰閔某等才局可屬重任其叙用復有尼之者 崇陵莎土崩公下吏收告身戊午叙判中樞尤齋椿棘同春亦追奪公上疏願如尹范同貶故事初尹鐫盜名誑世公少與親好力薦 孝廟遂加招延

禮論發人始識鐫禍心公猶未遽詆斥及鐫爲奸黨推轂或問鐫將如何公曰鐫常大言士於今世頭不可汗朝冠其或不出出則何所不至至是鐫出而顯國罪惡貫盈公始愧悟盛論鐫罪仍訟自誤誤 君之罪羣奸請竄 命削黜居一年復論尤齋黨公與文貞公及吾祖議政公兄弟偕竄公得長興十月大雷 上震驚并宥釋凶黨交爭庚申夏始還會堅柙等謀逆伏誅朝著清明公叙爲工書道拜議政府右議政與文谷金公壽恒同心篤裝革奸蠹黜貪賊伸冤枉振淹滯別遣御史于八路問民疾苦中外大悅

隋書卷之三十一
請用張曲江例祭同春墓陞左議政長星見面陳修
省之策退又上劄曰存大體而戒好察卞急懋誠實
而無進銳退速節財用以禁侈汰明是非以張紀綱
惜官爵獎名節秉心如日月畜德如天地 優批嘉
納 仁敬王后上賓差摠護使禮官議 莊烈大妃
當絕服 上杖期而易月而除公劄陳禮適婦大功
適孫婦小功適曾孫婦無服後人改適婦爲期則適
孫婦以下雖漸殺亦可義起爲大小功 殿下宜臨
喪用衰視事用素侍 慈殿半吉練祥禫咸如禮博
詢議不一而罷然 大妃服命用總又論趙綱配

廟無義勳籍追錄之非吳始壽減死之失一諫官爲
瞻顧計顯訟始壽公又辨破始壽死綱亦黜壬戌虜
主如藩將使使問人多憚行公請自往星夜致 命
尤齋造朝爲鑄黨所誣將退公旣入對辨晰又以禮
論及出處始終錄成一狀以奏乞付史官 上遂勉
畱尤齋諸儒亦應 召公始以奔問入謝不欲久於
位自 仁顯王后正位益自抑畏顧時勢艱危未忍
決去至是始力求退不許 上之冲年羣壬挾強宗
謀亂賴清城諸公竭忠保社而人心猶危疑御營大
將金益勳受密 旨訶察以告諸大臣公溪戒之一

日益勳來謁出袖中紙公不見俄而急書上凶黨鮮
得脫公多主平反以故獄不濫少輩自以攻勳戚爲
清議極論益勳覺累老成務欲參酌功過黜益勳以
調停之衆怒愈激及益勳蒙宥言官爭之謬援公
室語上罷其職公請加優容還益勳罪籍以靖浮
議然尤齋已夬歸朝論遂橫析不可復救矣上患
痘公坐牢人心若未有憂者醫議歧公診而出手剉
藥以進立效上甫瘳明聖王后昇遐公又摠護
應對中窳錫豹皮公屢請告懇益切甲子冬始許之
付判中樞及上謁陵公已邁末疾自載至上

見其癘甚嗟勞之公喜三清水石而居之宥然有塵
外想每枚卜輒遣掖隸賜膳問病如何蓋思復用也
尹拯自少學於尤齋嘗請其父宣舉銘文以其翊揚
不如意溪銜之外存師生之分而潛與人書訾毀其
心術尤門人上其事于朝少輩猶盛推拯謂觀過知
仁公曰此斯文變故也遂同文谷白上勿禮遇拯
以俟自新自是士論大定拯徒爲訟冤醜詆大老大
臣欲鎮定預請勿捧公言其失體疏果入而罪其人
後相臣有力救拯者公復據義痛辨朴玄石以冢宰
論宮禁事被嚴旨歸兩大臣論救皆竄北公上劄

諫以上講易淡陳懲室遷復之義批旨未安旋
刪改公地偏跡危而力疾獻忠人比之屍諫陞領樞
已巳移領敦寧逆黨復入悉反庚壬獄方次及按事
大臣及中壺遜位先命削公爵未幾尤齋文谷
被後命公亦梏棘碧潼郡公積歲痿廢人皆憐之
而與親舊笑別自昇趨程繼有按律之啓報至一行
震違公則無幾微見金吾郎歸語其黨曰此人天生
何能以人力害之李元禎死於庚申其子聃命自謂
復讎峻嶺人充三司者迭出害公將請對一人忽嘔
血死下詢廷議多異聃命獨力請不得歲餘停公

未嘗一問臺章女訃至亦無過戚容嘗謀遷觀察公
兆病不及就以爲至恨及是始遣子弟行緬事自力
哀臨疾益憊以壬申六月廿五日卒於棘中貴賤知
不知皆慟曰賢相亡矣比反士林迎哭者續於道北
民爲位而哭甲戌坤位復正復公官賜祭改寔官
庀事又謚文忠遺迹所及多建院以享夫人申氏東
陽尉翊聖之孫父昇洗馬淑哲有婦德蚤卒公終身
悼惜一女適士人李寅斌繼配南陽洪氏觀察使處
尹之女後公十五歲卒朝家月致廩男鎮長魁文科
右議政克趾先美以孝旌閭側室女歸李煊右相娶

判書南二星女五男三女在洙縣令啓洙縣監安洙
學洙德洙皆天婿佐郎洪重錫監司朴師益判書李
憲李寅斌男成坤郡守秦坤元坤皆參奉女判書洪
致中士人郭熙績曾玄若而人公天分甚高立心造
事非第一義不爲少時發憤大讀中庸文思泉湧及
從姑夫趙樂靜錫胤聞爲己工夫日誦夙興夜寐箴
痛自刮磨下至經世之務恥一不通嘗欲買畿田力
耕以養老又將倣行古人同居義庄之規不果就熏
炙二宋先生之門造詣日深禮以治躬敬以持志瞬
息有養語默有節喜怒不形於色常謂人於榮辱禍

福雖處之得其道如有一毫畱着於胷中便是爲其
所動言議尤峻正論人是非淑慝必取其大處曰以
小節曲恕則利害勝矣教人先教小學同春言當今
知大學無如某蓋其平生受用不外兩書黨禍時人
勸以謝遣學徒則以朱子說應之官高事煩晨興輒
讀書手書太極圖東西銘又於竹籤書尙書亂抽迭
講又倩人寫四子諸經而大其畫老而嗜學如此故
踐履篤實表裏洞澈嘗曰中秋月夕浴蘭湯着新衣
焚香誦詩氣象如何人當常存此意思欲知公者宜
於此語觀之公雖不以學問自居其道自修身進乎

齊治童年在堤峽侍觀察公疾採藥邀醫不避風雨
李夫人理家勞瘁夜分不寢每懇諫又彷徨不去以
覘燭滅夫人強爲之休居喪哀動隣里祭時齊明致
慇公私饋賜必別貯享需以供宗家餘以徧及親族
久遠墓隧之役無有闕漏日與兄弟湛樂大憲公歿
爲之嫁其女新其弊廬割庄土以資糴妹而畜孤甥
如子居家做溫公雜儀最謹於四禮有疑文質諸師
友以成一家則正名分篤恩義閨門嚴如朝廷教子
弟有法謹容節慎交游仕則飭以盡職遇僮僕莊而
慈又申以孝悌死爲食素與人交敬而信抱枉則直

之歿而恤其後親黨無疎賤依之如歸虛心愛士門
無停客平居儼恪若不可犯而卽之乃更溫然欵曲
兩忘其爵位在朝以正己正 君爲務激昂喜論事
而至誠懇惻常在言前故言出而上下信服憂國如
家一視夷險臨大事嶷若山嶽發之果則水決千仞
嚴法守而善通變規模大而綜理密莅下威先恩隨
奸猾革心以至韎韜之徒亦相語曰緩急得公爲帥
湯火何辭隨才甄拔輒先孤寒見善猶已芻蕘必擇
賤者或抗言不懼則屈己以成其美僚屬有違覆翻
若戶樞同春嘗曰峻潔者多欠器量惟某兼有之存

心愛物凡所周恤尤致力不報之地事可以利民必忘身而為之雖在田野朝政有闕失竟日不怡嘗讀文貞公救漂漢人疏為流涕曰後必昌乎在謫病革聞大君生蹶然而喜忠愛惻怛其素性然也酒量過人微醺風流映發一座心醉視不正之色若穢物來逼終身無所近所御服食非常有必窮其來處駟直不入家鞭鞞亦不受藩行之還以別賜路資還之有司命勿受則取以備公服餘皆購書或諭以買宅不應日用百物井井雖累毀累成必慊於心而後已北關時營築屋墻累百間經數十歲堅緻如一蓋事

無鉅細一一精神所到可知也立朝五十年多退少進朝野以用舍卜其汗隆每朝會正笏端拱班行肅然望之者若麟鳳文貞公云吾兄與文谷俱間世人物人不以為私言嗚呼天生聖君必生名世之賢以左右之公以英特之姿經濟之具際遇 孝廟一言結殊知時則有若二大老而又為之主入告出勉無非所以明天理樹民彝者有時宣對大計密勿慷慨幾於涕出雖志業未終遺痛千古而亦可以觀 君臣矣 聖祖既簡拔公俾輔後嗣公亦以世道自任而平陂往復無所不有以公先憂後樂之志不克大

陶者先生集卷四十一
究厥施卒與斯文同其興喪雖受禍有淺深其畢義
殉忠則一也宋之馬呂能做元祐之治而不能遏章
蔡之禍如天不祚何哉然公之出處事業磊落光明
如青天白日奴隸皆知足以垂百世而不朽求其所
以得此則蓋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而集義以養
氣推仁以利物弘以勝重毅以致遠若公可謂全天
所畀而亦不負 聖祖期望之盛矣嗚呼偉哉平生
所爲章奏明白激切讀之凜凜有生氣一時聞公之
風者皆能知重名節尙禮讓朱子言國朝士大夫振
作之功范文正爲多尙論者於公亦或云爾公之葬

始自揚州遷驪之大居里復改卜負甲之近崗去
寧陵十里而近噫此豈偶然哉絳以文貞公外孫幼
拜公於三清之第白毫美髯目光奕奕射人時衰疾
沉淹而豪氣不衰嘗聞東陽公評公比之秋鷹其少
時可知長而得公遺事實有高山景行之慕而邱木
已拱矣今嗣曾孫百男屬以誌自懼穉昧蒙陋不足
以發揮萬一而第撮其言行大致以納諸幽後之君
子尙有以考信焉

佐郎李公墓誌

李公箕相年五十四 肅宗辛酉及第尤菴先生與

陶庵先生集卷四十一
公書以晦翁之賀同甫者賀之曰後生叢中出一口
氣出身事主由此權輿蓋期以遠大不幸公數歲而
卒其事又與同甫相類豈非命耶公字悅卿系出
中廟王子德陽君岐德陽之孫曰晬龜川君諡忠肅
是立大節昏朝者生諱炯胤蓬萊君以詩名是生公
之考諱至縣監妣晉州蘇氏其考監察挺震公才器
夙成九歲避虜亂嶺南徒步行十日無疲色洎還都
逮事大父曾大父能順適其意父寓湖峽不歸輒涕
泣以思十八發解二十五司馬壬子筮仕 昌陵參
奉序遷敦寧府奉事司導寺直長丁外艱後六年復

除繕工監副奉事是秋擢謁聖第五名以資窮陞成
均館典籍拜兵曹佐郎有名官躁競者因事遷怒以
驟陞論公吾祖考議政公判選曹爲陳公才行以直
之遞拜禮曹佐郎爲養得扶安縣監抑豪強恤孤寡
孜孜奉職適大水傷稼躬閱田疇又以公幹跋涉山
海間時公久感疾子弟諫則曰食焉敢怠其事疾劇
解歸旣而收叙駸駸且進用而癸亥二月十二日竟
不起大夫人方在堂公臨絕猶問今日安否何如聞
者悲之公篤於內行父病露立禱天三年日上塚號
哭無寒暑風雨服吉猶晨謁不廢平居簡言語惟樂

道人之善罵詈不及僕隸慈諒和易而中實有守少
爲太學齋任公父友有營公薦者衆爲之勸卒不應
治官又極謹嚴家業不問有無清坐看書寡交遊一
不迹權門衰晚蹭蹬處之悠然雖不克大展而志行
略可見嗚呼惜哉葬于廣州樂生之先兆尹淑人附
淑人坡平大姓都事惟晉之女生于某年歿于某年
四子著徵府使著應著昌著命縣令著徵男觀濟益
濟著應男光濟敏濟道濟著昌男謙濟進士泰濟著
命所後子經濟曾玄若干人府使公使孫東秘來曰
先人墓迄今無識吾老且死無以藉手於地下緯不

敢辭銘曰

晚翠早萎乃理之常公獨反是拙若處子何德之剛
用告無止

參奉玄公墓誌

湖南古稱多山水樓臺之勝靈巖鳩林號爲樂土而
玄氏竹林之亭爲最參奉諱徵字士休之居也公之
仲父裕後亦參奉不仕有亭名就陰者後承衰替不
能保有公傷之歸其直於人而移構之以復舊觀文
谷金相國聞而歎曰士休之篤於親如是夫遂取阮
家父子契許之義以名之文谷之胤農巖三淵諸公

相與詠歌其事公未老謝官而歸居閒數十年以終士大夫多高其風致玄自高麗兵部尚書德秀籍星州高祖縣監諱球曾祖從仕郎諱德亨祖諱健官主簿不就考諱振後妣坡平尹氏府院君之任之後公七歲而孤哀毀猶成人仲父憂之挈歸而鞠養且授以書文辭夙就旣而歸奉母夫人經理成家雖生事芴落而甘旨不乏戊子隨計赴京見星而奔終身以爲痛恨旣吉遂欲廢舉而爲仲父所強中庚子進士後屢發解竟不第庚申新化除 光陵參奉嘗於直所遇喪餘日有詩自叙如不祭之懷仍卽謝歸人間

其故則曰病未能也文谷欲爲公取近使待 殿郎之闕而猶不肯乃追寄書曰歸袂浩然不可復挽云公嘗曰吾鮮民也追養之節惟祭祀耳非甚病未嘗一廢沐浴臨祭膳羞或不備則傷歎却食晚違脚疾而祭日猶俯伏致哀已祭而出號哭不止哀動隣里公爲人敦慤身不設情容家不置戲具處鄉黨和遜不言人過惡少而劬書至老不釋卷舊有塾而中廢改建而增大之令村秀日肄業其間每朔望會于亭中考試而賞罰之蔚然有作成之功暇日又與諸長老擊鮮置酒吟哦酣暢以永終夕至今傳以爲勝事

嘗聞吾叔祖冢宰公當己巳禍謫冠山公往拜之燕
語從容笑曰吾與公同年生日亦同而窮達懸殊
豈所謂命歟曰吾雖致位卿相子則一生享有湖山
清福反復勝耶公年七十四壬午正月十六日卒葬
在郡北立石山辛坐之原室竹山朴氏祔公無嗣取
從子若昊子之若昊生四男一女守初守中守範守
愚女適林尙夏曾孫曰命直命益進士命德命直從
余遊來乞幽誌余久聞竹林之名欲一登斯亭而未
能也且慕公清操遂爲之銘銘曰

故家肯構非亭爲高小阮清真脫屣塵囂所友不俗

眼底兒曹忠厚孝悌寔神攸勞湖海風流亦足自豪
觴咏娛賓絃誦造髦抱茲奇氣老死蓬蒿銘以志之
厥德載昭

參判韓公墓誌

肅宗大王有直臣曰韓公聖佑其封張氏淑媛也公
爲司諫院正言以節寵色慎名分防讒間獻戒且引
宋仁宗流涕放出女口事曰臣何敢謂 殿下不能
哉 上震怒革其職傾朝迭諫方收還未幾有己巳
變君子曰匪直也直其炳於幾先乎公字汝尹少喜
古文辭不利公車三十七進士五十二文科在太學

倡多士直尤菴先生冤筮仕 顯寢郎歷數官至是
陞六品除禮兵二曹郎忤當路出爲咸鏡都事拜司
憲府持平相臣李尙眞請釋閔熙洪宇遠公劾其鼓
邪論且駁奉使者貽罰鍰之辱及論宮掖事屢擬臺
省 靳恩三載始除禮賓寺正世道否自屏楸下一
不迹都門甲戌彙征除弘文館修撰校理應教間爲
執義司諫嘗撰尹相趾完 批詞有彝倫斃敗語尹
大愠公不顧也已巳榜見棄名義有名家子爲騎郎
者公使諷之曰亟自處吾且駁之其榜人又擬瀛選
公堅遏長官不能難一日內入漆三斗胡椒幾十斗

公上劄諫其言若質之者曰 殿下欲用於何地宮
庭雖邃天已洞見參鞫坐南九萬爲委官方傅李義
徵生議公力爭不能得起出義徵遂死擢承政院同
副承旨褫復入至左承旨公素不喜進取屢求外爲
淮陽三陟鐵原光州其治一以清淨三拜大司諫嘗
因天災陳正 君德輔 世子勵廉恥嚴賊法去朋
比累百言辛巳拜全羅觀察使廉公自律一道肅然
諸宮家廣占山澤爲民害久公條列請罷以去就爭
之曰白首老臣一念如丹遞拜戶兵禮參議掌隸院
判決事又拜大司諫 上嘗以用不足預取市廛又

陸贄先生集卷四十一
引用惠廳米公慨然諫曰稱貸之事鄉黨自好者亦
羞道 殿下一言幾乎喪邦而廷臣將順不暇猶謂
國有人乎正言金萬謹劾吏書李濡黜補瘴邑公爭
之曰 聖朝三十年間嶺海外以言死者幾人使萬
謹又死於暑路則 殿下手滑豈不來後世之譏仍
斥臺臣金栽阿諛不言乙酉議上 號公在儀曹引
陸贄累謙冲傷事體之語陳戒 上雅知公直屢逆
耳不之罪至是獎其忠愛其秋拜開城畱守入爲兵
曹參判李東彥敢言士爲人構陷將瘐死公以同義
禁疏救之劄判獄案且言東彥事繼母孝時論大駭

東彥死而冤雪歷禮參漢城左右尹遷吏曹時善類
多見枳公獨政一日疏滯盡吏以政格告揮手呵之
旋爲羣小所擠辭褫由工曹移成均館大司成公老
無仕宦意七違 召坐罷徜徉湖山外吟嘯自適年
七十八庚寅十一月十三日考終于京第疾革口呼
遺戒與子孫賻祭如儀公天姿貞介面如紅玉望之
無一點氛濁言若不出口而遇事可否氣藟勃不休
內守堅確責育失其勇然性慈良昆蟲之微亦不忍
傷害與人交無褻狎不設機關見不善若浼聞善則
喜而揚之事君忠愛藹然常日報國日短吾不忍循

默苟容也盡言不諱亦不事訐激屢典州府田不增數畝而爲親黨周急則不恡也杜門罕出入公退清坐看書門巷闐寂嘗摸十名山于屏朝夕臥遊於書最好晦菴西山平生不釋手晚又書小學置傍蓋公內行甚篤親疾血指以進居喪廬墓致哀每祭泣曰少與羣兄弟分喫甘旨之餘雖欲復爲此得乎取其餒嘗之伯清原公性嚴少可意謂子弟曰吾弟事我汝曹可法之季貧甚割土資之爲外先樹石其墓又助其祀皆孝之推也公少事二宋先生終身敬慕動以繩墨自持早起端坐人不見惰容於物無嗜好老

而涵養益淡是以立朝言行潔白峻正蔚爲士流重其在經幄入奏出劄人服其淹博詩文亦典重有古意韓清州大姓至右議政清平府院君應寅益著是生諱德及同知敦寧生諱壽遠牧使寶沙溪先生宅相公其第幾子外祖龍溪李處士榮元也夫人南陽洪氏觀察使處厚女壺德純備六親則之四男配義牧使配道配文配琦壻教官趙命徽側出子配熙女朴弼懋進士師范長房出參奉師逸三房出配道所後子師軾趙婿子漢宗漢明漢章師范男顯暮校理翼暮敬暮緯以通家子辱叨知獎公嘗出示晦翁書

曰士大夫不可不讀此書也退而竊跡公言論正直絕不爲近世媵嬰習真可謂善讀晦翁書矣藏佩德音何日忘之牧使公屬以幽堂之誌義不敢辭銘曰余生也季尙及公幸瑩如寒冰恬如古井避利若怯趨義何猛諤諤其言舉世縮頸公髮旣皤公節彌勁曰紫陽書維師所命嫉惡持正矧我天性咲彼懦庸視若蹈阱考履旋吉缶歌吳景於戲不忘惟我王聖孝友清白非曰細行我最其直衰世是警

府使趙公墓誌

公諱顯期字揚卿其先林川郡人也上祖天赫仕高

麗封嘉林伯入國朝有諱瑗號雲江進士壯元文科承政院承旨 贈吏曹判書是生掌樂院正 贈承政院都承旨諱希進於公爲王父出爲族父 贈通禮院左通禮諱璘嗣子通禮公卽 成廟朝名臣知足堂諱之瑞之曾孫也考諱時馨麻田郡守 贈戶曹參判妣貞夫人青松沈氏 贈參議廷揚之女也趙氏自 明 宣之際益大以昌世號爲詞翰家至公與其弟拙修齋聖期用文學經濟自任爲時聞人然公之高才博聞將以有爲於時而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且卒則豈所謂所負愈大而其合愈難者歟

陶庵先生集卷四十一
公少以進士高第拜冰庫別檢義禁府都事陞尙衣院主簿改天安眞寶二縣監皆辭不拜蓋公有大志卓犖奇偉視天下事皆以爲吾分之所當爲者嘗欲究觀聖人六經史記諸子百家之言古今治亂興壞之變將以發爲議論施諸事業以定一代之治 孝宗朝以天災有旨求言公年二十一以諸生草封事累萬言會不果上然其大要言匡主救民之術經世之文也 崇禎甲寅吳三桂起兵廣西中原多故公聞則以爲異日必爲國家憂遂上書勸 上奮大志躬庶政求賢愛民鍊軍實爲自強之圖凡萬餘言後

顯廟對大臣稱善有採納之意未幾 上薨不果用肅宗嗣位當路者交薦公遂除漢城府判官又不拜尋爲溫陽郡守以親老黽勉一就將行 召見熙政堂勞遣之公辭謝仍極言朋黨之害兵民愁怨之弊請選人材以備緩急制戶布之法以紓民力 上將聽納鄉用之則有不悅公者屬諫官以越位言事論之又爲瑞山郡守未幾罷去公之爲政本於養民勤於敷教煦濡摩厲文理章順其在溫也擇邑中子弟依朱子讀書次第口授傳習朔望必躬詣學引諸生升堂講讀月以爲常於是諸生皆興於學來受業者

陶者先生集卷四十一
常四五十人務爲民興利除害急於飢渴一境大治
至瑞之明年春以歲饑發倉粟振貧乏別自具數千
斛穀以佐之芻郡人皆爭歸之所全活至二萬餘口
御史以狀聞治最一道郡中立銅碑頌之尋拜掌樂
院僉正出爲仁川府使於是宰相有迭言公材可大
用者 上曰予固知其人焉且將試之以藩衛之任
未及而公已病矣嗚呼士常患位卑而不見用彼有
位矣而無其材以有爲焉則天下之治宜其日入於
衰壞苟且而不可振矣若公之材其包括古今裁制
事物慨然以天下國家爲己責苟使施於有位而行

其志則其設張措爲當有卓然可觀者而庶幾不負
其所學矣故拙修公哭公之辭曰寧欲以一身之勞
與苦而易天下之樂與逸斯固可以見公之大者而
顧乃老於州吏簿書之間使其效不見於當世而致
更張之化則豈獨公之不幸也哉公以乙丑十月二
十五日卒于正寢春秋五十有二明年正月某日葬
于某郡某原淑人金氏祔公爲人嚴正峻潔篤於孝
友與人交樂易善恕譚笑詼調若豪縱不拘者然其
內自守則常以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招不來麾
不去爲志而思以身殉國家之急焉且其勤學好古

而篤志確然不撓於異說之惑則有人所不能及者
觀於先輩耆儒所論著一有倍貳乎朱子之義者必
力拒而淡斥之其有喜文辭不專於經術則輒移書
顯責而不少假焉嗚呼斯可以見公之志業磊落經
緯周悉實本於義理之正而非功利可喜之論也金
夫人兵曹判書佐明之女相國文貞公墳之孫端淑
溫惠配德無違後公十四年而卒子男六人女七人
男長正緯司諫院正言次正紳僉正次正緒縣監次
正綱佐郎次正經次正純司憲府持平郡守金魯得
監役李邴吏曹判書李寅燁兵曹判書李師命刑曹

判書俞命雄佐郎沈胤賢進士尹敬宗其壻也諸孫
明復明澤大司憲明觀明濟明震庶尹明履大司成
明健校理明謙監司明恆明鼎修換後以孫明謙推
恩 贈公吏曹參議淑人 贈淑夫人公所著一峰
遺藁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馬氏五常吾見嘉林目大天地心通古今博辯高論
快若決河剖破藩籬是則大家嗚呼叔季乃有斯人
曷不大施以惠吾民公身雖阨其志則長我作銘詩
百世彌章

察訪閔公墓誌

隆者先生集卷四十一
公諱泰重字士仰驪興人參判振衣諱汝任之曾孫
社稷署令枏之孫黃淵縣監光赫之子振衣公以清
德名嘗作忠孝詩以詔子孫云公幼學於族兄文貞
公維重兄弟及長遊於二宋先生之門同春稱之曰
士仰異日必爲士林師表 顯宗壬寅進士 肅廟
庚申舉學行翌年除 永禧殿參奉不就丙寅又除
金井道察訪公爲親老一赴及遷長興庫直長不拜
公嘗在太學與諸生上章直尤菴之誣 顯廟下嚴
教公慨然自廢卜築鎮川之平沙平沙有巖壑林泉
之勝公意樂之仍以號焉遠近來學者衆提撕誘掖

咸獲其益平居好讀禮間又設俎豆而習之禮容可
觀已巳尤菴受後 命公以罪人自居所好琴鶴悉
屏去素苦羸疾及是增劇竟以壬申三月十三日卒
于平沙之樂真堂臨絕重整冠衣神氣如平日享年
五十三門人加麻者殆百數葬于同縣銀城後己卯
改卜陶村子坐之原公天姿寡慾自然近道又益之
以師友之力德器成就大異於人望其容貌可知爲
篤行君子其爲行蓋本於孝嘗感庾黔婁故事每夜
默禱親壽而妻孥亦不知居則致敬養則致樂喪而
盡哀祭而盡誠以至先代墓隧之役皆自經紀以及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一
於外氏母金夫人年老公亦老須杖乃行而入中門
則捨杖於外不令金夫人知之家甚貧猶極其滋味
之供金夫人喜施予進食必令有餘至佳辰晷日則
又別具酒食間所欲與者而與之季妹嫠而遠居必
歲一致之以娛其意鄉隣咸嘖嘖曰孝哉孝哉公卒
而金夫人猶無恙聞者悲之其爲學門路平正見識
明透尤淡於四禮雖以病不能刻苦用工爲恨然其
莊敬持守之工至死而不懈常沉靜寡默若與物無
競而惟於邪正義利之分一刀截斷毅然有不可奪
之勇與人語誠意懇惻氣味溫醇至見其不是處則

直斥之雖微細不貸一時士大夫皆重公德行而公
則退然自守若無能然又遭時陽九卒不能大用公
卒後幾年方伯請加褒尙始命贈司憲府掌令金
夫人考曰豈貫慶州桑村自粹之後配全州李氏復
先之女有婦德無子以從子鎮喬爲後鎮喬四男正
洙宅洙志洙游洙女適士人郭來復朴胤興文貞公
於緯爲外王考緯以是從幼慕公至淡每恨其不及
覲德矣然嘗見權遂菴哭公之辭曰剛健豪爽俊偉
特達遂翁是公親友而其言如此可以想見公爲人
矣正洙來乞幽堂之文遂爲之銘曰

降者先生集卷四十一
於虛休矣振衣之詩貽厥孫子曰惟秉彝公得其孝
是爲肖孫惟此順德乃學之源爰有據守維禮爲大
旣嚴且和積中發外自身而家施及鄉里人曰幸哉
有子若是左琴右鶴樂彼沁水山嶽旣頽公疾亦殊
遂翁曰嘻吾道益孤我懷遺風沙水清漪刻石幽墟
厥美昭垂嗟爾後人尙克似之

司禦李公墓誌

公諱世澤字士潤我世宗大王別子密城君瑗之
後自密城四傳而僉正克綱始由文譜進是生申祿
監察生碩輿縣監縣監二子敏學通德郎敏行武科

府使公長房出而府使無嗣及卒宗人議以公爲後
公門有白江相國世稱名相與縣監公爲從昆弟公
又學於白江之子竹西公其教以經傳爲本及子
史公亦惇實行不喜爲詞章蓋其天質然也公旣屢
經喪故一以慎終自致府使公夫人獨在堂公爲奉
養未老而廢舉業力致甘腴務順其志肅宗丙寅
筮仕繕工監監役司贍寺主簿稷山縣監己巳禍作
僂棄歸甲戌丁憂己卯始牽復義禁府都事翊衛司
翊贊司禦爲司禦者再又爲楊口扶餘縣察訪麒麟
道扶餘則不赴公奉職勤恪理事精緻上嘗幸

英陵見新改魂遊石間監造者爲誰是後銓擬有公
名多越次而除之稷孔道小縣之官數日值 太祖
影幘之行百物井井應之裕如又不一年而移建聖
廟民不知勞其幹具如此顧公隨分仕宦無少營求
門族隆盛亦不自有閉門淡居退然若無能人亦鮮
有知者澹泊寧靜以終其身壽七十八戊戌三月十
四日卒葬于驪州活臺淑人南陽洪氏耐淑人成均
進士浚之女治柩嚴正有女士之識與公同歲生先
十年歿三男聖彥最彥皆佐郎重彥縣監女歸生員
金錫扈進士韓以興士人鄭來昌道祥定祥駿祥其

孫而二房繼子曰庚祥金婿子相一韓婿子生員學
增宅增福增鄭婿子運孚曾孫英幹英源英秀英保
餘幼公器度簡重與人交辭氣甚恭平居口不談朝
政得失人物長短惟喜讀書至老猶輪誦庸學及四
勿敬齋箴東西銘之屬日以爲常每戒諸子曰汝曹
持身當如處子也視世之營私苟利者若將浼焉親
族或有爲非理事者輒曰無令某知之所後家貲產
一委諸庶母而無所問爲官三十年田宅不增一區
若公可謂謹厚長者而其恬潔尤可尚也銘曰
世支于今蔚爲大家盛爲衰始賢人攸嗟公惟自晦

陽者先生集卷四十一
惻惻無華德鉅位細不餒不憊而年之永而子孫之多嗚呼知公者天耶

司議吳公墓誌

陽谷吳忠貞公有從父弟曰斗成字德裕 肅宗己巳忠貞公爲 國母諫死公同諸縉紳與其疏上命錮忠貞公親屬公亦坐廢居數歲復叙公爲官三十年官不過小縣無官常杜門淡居人病其拙則曰是吾分耳忠貞公家法恬靜自守不喜與人交遊公蓋亦有所受而其天性然也公早攻文出遊覺舍輒屈曹偶庚申筮仕 孝陵參奉及忠貞公子泰周尙

主以將命勞調六品內則義禁府都事瓦署別提軍資監主簿司憲府監察掌隸院司議翊衛司翊贊而爲監察者再於禁府四入焉外則石城陰竹積城漣川抱川而石城以親老不赴殿中故事上有司必歸有聲望人故缺時居多僚友咸推公修舉廢規斤斤守法隸院掌詞訟嚴束猾吏關節不行積城官宇故經燹不修至公始煥然一新而民不知也尤長聽訟道內疑獄咸轉焉在漣首興學政民俗稍變抱當東北大路冠蓋絡屬爲設保民廳隨優供億爲永世惠又善賑飢四境無一捐瘠御史褒聞邑有豪族素武

斷公痛繩以法謗訕大興卒以事謀逐去之道臣知其誣趣公還任公竟不肯豪恚未已復謀陰中後幾年臺官趙泰億劾金德基爲御史受賂縣邑德基是褒公者右泰億者必欲實其事屢起查獄吏受拷掠甚酷終無二辭公誣遂白公自是益無世念謝官歸陽城先壠下卒而仍葬焉公海州人生於壬午九月十日卒於戊子正月十一日考諱翻知中樞妣鄭氏海豐君孝俊之女配咸平李氏考曰敦寧都正楚老其姨之子遂菴權公識其行先公六年卒與公附男胤周進士郡守五女適參判李世瑾士人李希稷進

士鄭熙周司評趙興彬執義李榕胤周男璵三女爲兵使李義豐內乘宋載恆士人李日曾妻李世瑾子曰挺柱縣監挺楷參奉挺材進士壻曰金溟進士權絳李希稷子曰竣進士女府使趙載博李榕三男慶泰進士慶恆慶復洪啓承其婿也公善養親家貧而甘旨不闕知樞公疾斫指進血及喪致哀盡禮墓隧之役悉辦於三年之內邱嫂嫠居窮甚大小祀必悉力以助之姊死於癘手自殮殯撫養孀姪以及其死內行之篤如此余少委禽忠貞公之門屢拜公顏色其接人也無親疎貴賤輸寫心曲皮毛剝落然天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一
姿介潔未嘗善色軟語以悅於世又不能容人之過
意有所蓄如噎必吐其終身坎壈實由於此云胤周
爲乞幽堂之誌義不能辭銘曰
衆方矜銜以自賢兮吾獨守吾拙也人或垢膩以相
加兮吾則信吾潔也天德之崗其宅孔寧誰其銘者
陽谷之甥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二目錄

墓誌

領議政睡谷李公奮墓誌

郡守李公蕃墓誌

參奉朴公汝興墓誌

監司李公萬稷墓誌

牧使宋公炳翼墓誌

達城府院君徐公宗梯墓誌

伯舅參贊趾齋閔公墓誌

正郎鄭公海墓誌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二

縣監李公管墓誌

大司諫洪公禹瑞墓誌

司禦尹公景績墓誌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二

墓誌三

領議政睡谷李公墓誌

肅廟晚年相李公會公以君德世道為己任每入對其言根據義理動援經訓緯時忝史職退而歎曰真讀書宰相也自公去國不復聞是言矣又嘗謁公驪江江上環堵蕭然無一點富貴氣公歿後十年其胤台鎮來屬幽堂之誌嗚呼使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公字子三後改治甫睡谷其號也高麗中郎將敦守為上祖考諱紳夏禮賓寺正 贈領議政妣寧越辛氏



降者先生集卷四十二
教官後元女國朝文章稱容齋澤堂澤堂容齋之玄
孫公澤堂之孫也公季父畏齋及公凡四世繼掌文
衡德水之李隆赫莫有京者公以 崇禎乙酉正月
二十三日生幼聰穎絕倫嘗受麥秀歌於畏齋公伏
泣不忍讀十歲議政公戒其行遽公方讀小學自抄
要語數條體行之未數日動止安詳議政公心喜之
詞學日進未冠詩律已行于世十八中生員公不以
文藝自多惟淡味經傳乙卯後廢舉子業躬耕稼夜
讀書不以家貧而闕甘旨庚申老峰閔文忠公以文
行薦于朝授齋郎不就是秋擢庭試朝野喜得人公

憂不能寐唱名第三日被史薦因同刻者見枳翼年
由槐院始入藝苑序遷至奉教玉堂最重南床虛其
位幾五十年始得公歷正字博士賜暇湖堂陞修撰
上爲 慈懿大妃將進宴同諸僚求對極言歲饑民
窮不可行遂寢移司諫院正言癸亥爲宣諭御史于
關東招集父老導揚 德意往往有垂泣者歸則奏
蠲積弊民勒碑思之爲兵吏郎校理應教獻納司諫
司憲府執義宗簿寺正議政府舍人始公爲北評事
未及赴以親疾歸鄉 上矜念爲褫其職不悅者斥
公圖免公不自安久屏于外大臣言公文學可惜尋

隆慶先生集卷四十二
擢承政院同副承旨應 旨論事請日御便殿聽諸
臣面啓以存 祖宗常參遺意抑浮議懋實績以盡
建極之義移吏曹參議差槐院副提調拜副提學淡
陳大易中正之道 上方講是書仍請招集朝臣儒
士習易者以資講確遷成均館大司成爲養爲利川
府使在官七月治爲一道最以副學 召間爲禮兵
參議大司諫爲吏曹者數還玉堂論 上躬闕失曰
羣下言涉後宮則疑其謗訕論及近宗則疑其構害
常若有憤鬱不平之氣藏蓄不去竊想 聖心必以
爲我無此事而妄相揣度以招 君上之過然此無

可怒無則曰爾言誤矣有則速改之 殿下之有過
無過羣下當仰之如日月矣今 殿下之威怒日加
而羣情之疑惑方甚四方傳聞始以 殿下爲真有
偏係之累自古未有上下阻隔而國不亡者若有讒
邪間之豈不危哉 上嘉其憂愛是後 天怒少霽
忤 旨者稍牽復己巳爲大諫吏議皆辭褫歸驪上
無何士禍作公方侍議政公疾仍杜門自靖翼年丁
憂衰麻不去身三年如一日甲戌特陞刑曹參判時
坤聖復位公當換進 教命文進詣江郊辭職仍舉
議政公遺戒曰臣父見臣受 恩踰涯毫無報效冥

行不已終必債敗臨歿戒臣勿復爲進取念知子莫如父 上批不許旣應製陳母病歸拜大司諫國賊希載當誅領相南九萬判義禁柳尙運瞻顧禍福故緩其獄儒生朴尙綱抗疏痛斥坐編配公馳章救之曰尙綱雖狂疎其言則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兼弘文館提學 別諭敦召復申先戒益懇 上勉以世祿之義爲禮戶吏工參判漢城右尹大司成副提學都承旨兼經筵賓客陪大夫人赴伯氏報恩縣時大饑公疏請痛省 御供以下需用丙子春又乞發倉以紓民急附論去朋黨和朝廷凡累百言公間

赴 召而不肯久於朝大臣以公老母在遠白 上換授伯氏邑果川尋擢拜判尹曰卿不喜矯激忠懇可尙移禮曹判書 世子嬪將謁 永昭殿公難之曰古者天子諸侯宗廟之事后夫人實尸之後世不得行矣 嬪宮展謁不予 宗廟而于 別廟以古禮則不備以今禮則非有受於 祖宗也公篤信尤菴先生以爲華陽洞朱子之武夷也請特宣院額尤菴所述心經釋疑嘗遭焚毀公白 上復刊行正言申公鉉劾正大臣柳尙運徐文重出補塞邑公疏論疑阻之患且言文重敦府疏受謗最甚文重遽自辨

上以不韙斥公朝臣右文重者交詆之公解職徑歸
連除判尹大司憲輒引妄言之咎 上慰解之曰察
其本心決非喜事以知中樞還朝拜京畿觀察使公
每謂國家將以無食亡累陳節省積儲以遵王制圻
民適饑困公竭誠賑救勞極而疾拜吏曹判書力辭
褫由藝文提學進拜兩館大提學人以爲遲歷參贊
都憲禮書遭內艱年衰尙能以筋力爲禮服闋自禮
書遷吏曹大臣以公每舉遺戒引卞壺奏語請勉出
上然之曰予方爲銓衡喜得人矣父戒與臣義孰重
孰輕公胥 命哀顛累牘不已 批曰使卿親在世

而君父開釋若是則必無固守之理卿他日歸告亦
有辭矣辛巳正月始應 命公自傷不能守初志對
家人出涕公嘗於講筵言人立志不堅則萬事不可
做况人主一心攻之者衆寡欲尤爲切要工夫又曰
一事一念不合天理便是私欲武王聖也猶以不矜
細行戒之蓋小不戒則積而至大也又曰對越上天
之道不在於言在乎心大抵所論皆本諸心而於別
義利慎喜怒崇節儉之道尤致意焉擢判義禁公以
埤遺甚殷累疏辭解銓職才六日還授曰予欲委任
責成復典文衡九月宮中獄起公與李相國世白同

按治希載始伏誅 上欲貸杭死公爭之曰臣決不
可與此賊俱生矣杭遂死壬午受暇歸復力辭本職
許之拜左參贊是年春 上視學取士公實主試媚
嫉者謂考官親屬多喉鄉人崔世鎰投匭指爲用情
上命拿究世鎰自伏遂與喉者而竄之蓋任公墜以
宿儒獲中於公爲姻親李公喜茂以同考人上疏言
秉心之公天日在上 上亦曰爲國赤心予所知也
公則未嘗一言自明心引咎而已仍辭褫文衡癸
未八月擢拜左議政敦勉隆重遂拜 命王子將行
吉禮請從簡約且曰 中 宣兩朝螽斯盛而出閭

之前外間不知有王子矣累陳營第折受之弊修撰
趙泰一喜黨比起鬪白 上黜外邑甲申 上臨筵
歎曰 大明以是年亡矣公以朱子含冤忍痛迫不
得已之義仰對請勿恃皮幣以自安奮 聖志恢國
政以待天下事變 上以 神宗皇帝有再造之恩
議建廟公謂禮節多難處建言天之於天子天子之
於諸侯其尊等以天子祭天之禮祭天子則稍有可
倣祭天設壇埽地而行以至敬無文也禘爲王者大
祭而常時不立廟祭時設神牌祭畢燎之 大明會
典所載可考也諸臣咸以公言爲是遂設壇禁中春

一祭歲爲常朴世堂異端行恠其門徒通喪廢筵饋
公以爲不從朱子而從世堂甚悖理奏定制防禁
上在位三十年鄉儒疏請上尊號宮官姜履相白
東宮祖宗有行之者東宮卽陳疏僚相欲庭請
之公獨持重編考故實則中宣朝只有稱慶一
節詰履相不能對遂請用陳賀舊例上許之東
宮猶申前請公從容言宜仰體大朝撝謙之德時
廷議靡然賴公一言以定先是有海寇警廟議欲築
北城公獨言都城廟社所在宜與民共守乃定增
繕之議分授五軍門漸磨歲月責其成效入則以立

聖志省浮費壯根本爲上惓惓焉及事役遲久
上意稍倦羣小欲乘此擠公持平朴彙登斥以任私
智徼事功人謂公當一一辨暴公笑曰吾爲大臣贊
大計有罪無罪惟我在上慰釋備至待命十數
日遂歸合啓發繼有壬午科拔榜之啓上怒並黜
彙登等于邊邑公連章懇扣上知其意不可回許
之判中樞府公旣去都城之役仍撤未幾北漢成而
國力竭矣識者恨之上頻有疾公屢獻清心制煩
之術及聞有傳禪命進詣利川馳疏以諫尋反汗
丙戌有林溥者請召尹拯仍告辛巳獄謀害東宮

之說出於罪人口而鞫廳匿不聞 命鞫問溥溥引
問事郎姜履相呂必重知狀必重等含糊納供委官
崔錫鼎遽曰是不過鞫廳恩擾不察耳外若緩辭而
實證成之又白令按獄諸臣勿待 命公對啓略陳
崩迫之情不敢退大司諫尹趾仁又操切之及必重
等受訊乃云贊然似聞謀害字錫鼎直歸之承欵始
師尚以臺諫言不問溥所告諸人而獨問溥不可至
是判義禁趙相愚正言韓配周以當錄不錄請諸臣
罪遂罷職相愚公平生故人以微憾爲下石計人或
爲言則公笑而字相愚曰子直豈殺我者未久特叙

還判中樞李潛又投疏凶言浮於溥 上震怒親鞫
公顛倒詣城外俟 命命史官趣入曰予當面諭至
三四不得已入對 上慰諭曰此不獨卿等不幸實
國之深憂仍悉言師尚輩情狀曰予幾墮術中矣蓋
羣小樂禍之志非一朝一夕密張機括將以盡赤士
類卒不得售潛溥旣杖斃公復還 上累下別諭已
丑冬聞 上候違豫一入覲而歸庚寅三月特拜領
議政時進宴公進爵宴訖祝曰願 聖體康寧而益
謹將攝常若在沉綿之中邦慶無前而愈存抑畏常
恐失上天之心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上曰卿言誠切實
閏七月玉堂三臣及大司憲鄭公滉以尹拯事一時
竄逐公淡以 君德爲憂陳戒曰七情之中惟怒難
制今日 處分激而又激無復裁量噫朱夫子曰人
君察於此理而不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
然大公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衆職之成功君心
既正則其效自如此夫豈嘗動聲色費神氣切切焉
以自勞哉 聖批極嚴倉皇出城是夕暴雨川渠漲
城門塞人皆異之再疏卽褫一棹浩然未幾 上淡
悔之曰予未照察卿心事過加疑怒矣冬北谷至中

外洵洵詢築城優否公對曰海寇志在搶掠非有淡
入之計使我國稍有戎備則一邊吏足矣以此至議
乘輿避兵之所不可使聞於外國臣之所憂不在城
池之不足而在乎民志之不固也後寇果不至辛卯
六月 上手札勉諭公累辭一入對 上強留之公
對曰臣在朝無所補惟一退可以少補士夫風節退
而連章卒徑歸癸巳又 別諭史官來守時方上
徽號以玉冊製述申 召命公入朝 上喜甚有疾
醫問間令掖隸致膳知公每有歸意特遣知申事敦
諭 東宮又手書以爲余昔日受學與他大臣有異

隋書先生集卷四十二
以 上意勸雷公感激遲徊乞致仕不許九月申請
不止 上引戴珊事爲諭命至前執手懇勉又以寓
舍荒寒別致柴炭已而 上違豫公不敢告歸始尹
拯之倍師也 上不以儒臣遇之已已以後拯復騫
騰因坐致卿相有語及拯者 上輒右拯以父師輕
重爲定論拯死後遂菴權公尚夏所著跋文有斥拯
語其徒訐訴於 上丙申春朝臣章甫繼論拯本事
竄斥相望公歎曰耆德凋喪義理晦塞吾不言誰復
言者遂泝源而極論之曰師者非人所皆有而又不
無輕重淺深之殊故古聖論五倫師生不列然既定

爲師生又以道義相傳則其義與生我等也就其中
言之父師輕重之分臣亦不以爲不然然父子固重
師生亦豈可輕視耶不幸父師之間有不得兩全者
則固當先父而後師其所以處之亦宜有道藉曰師
實有過不可操戈而反攻之則明矣况其過未必在
於師者耶義理至公亦何得以父子之親而自私也
師生之絕古未曾有雖或相絕是宜沫血飲泣明白
自處旣絕之後更不敢以惡言相加終身不失惻怛
之意則君子猶或恕之今乃不然一有愠憾便成嫌
隙陽若尊敬陰實相害卒至視先正如仇敵分立門

戶血戰求勝及至鑄黨得志而榮辱禍福判於目前如是而拯尙得以安於心乎古人於曲藝之師猶曰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况於儒者乎是雖曰由於爲親果必如是而後爲孝乎前後 聖教不免執着一邊欲以是定爲國是臣恐國論愈難定而師生之倫將自此而絕矣願平心易氣而察之 答曰卿憂國之忱至老采篤從容開陳義理明白予甚感歎始公力疾草劄子弟親友懼禍咸止之不聽 批下士林聳怵拯徒崔錫文等投疏詆公仍出辛酉擬書拯之肝肺至是畢露矣公又上劄痛辨其言益嚴正

鳳輝鄭栻等既論罷遂菴又侵詬公公出寓郊村七月 上命書入尹宣舉墓文又取覽拯擬書以公再劄有操切二字 下教曰某言果是矣仍 命諸臣論拯獲罪者並宥還自此士論大定人謂公一言回天 上別諭又降手札曰思想之極必添予病公感泣入城已而 上候少勝公決意歸知舊亦不及來別史官追宣 批諭不能挽因辭疏附慎疾之戒曰治國治病蓋無二道及聞 東宮聽政又獻戒 兩宮忠愛藹然累告老不許戊戌正月己巳考終于驪上公感風疾匝歲猶不廢看書臨終翛然若安寢

上震悼庀喪如禮越三月葬于砥平竹杖里坐甲之
原夫人豐川任氏寺正座之女參判義伯之孫媿君
子無違德後公一年年七十七卒而耐男台鎮奉事
四女婿府使朴弼文縣監洪禹諧縣監元命稷士人
金弘澤台鎮男沉一幼朴壻子師厚洪壻子啓百生
員元婿子景淳景厚金婿子相鳳沉五男皆幼公清
粹溫厚天姿近道自少以小學自律嘗曰人能善讀
此一書雖由此堯舜不難也又曰吾於心學略見得
真的路脉而因循懶廢卒無所得爲可愧耳公雖不
欲以學問自名其淡造自得可知已在親側色容愉

婉一以養志爲主年高位隆而左右服勞如幼少時
議政公家居坐有定處雖不在未或當其所世母疾
公暇必數候躬執藥物奉伯氏如溫公之於伯康得
饋遺必先供邱嫂季楊口公早世撫恤孤寡須臾不
忍捨教其稚子或撻之而泣孀妹喪所後子爲之親
占葬地以至遠近宗黨曲有恩意居取容膝食不重
味弊冠木纓遇之不知爲相公夫人亦布裙相對迨
然位極公輔而家不長尺寸惟力穡以自給不足則
仰官糶至秋償還輒先於編戶然甌石之餘亦及窮
族伯季作宰家人欲告急不許與人交久而能敬又

能忠告善導或睽乖而無所悔容至無疎賤一待以和顏子弟有過必誨之諄諄雖僕隸之微未嘗盛氣詬訾事君也誠愛惻怛出於天性嘗曰吾雖老國有事變當渴赴死於路而不恨也素不喜黨論前後論治道惟以格君心建皇極為第一義聞一政令失則終夕憂咤見一善類進則喜形于色事關宮禁正言不諱 上亦知其忠赤禮遇不替然朝象益泮渙終亦末如何矣公歎曰吾非不知此惟正諛明道而已是以跋前疐後不能大有猷爲然清裁雅望卓然爲士流宗主闡明倫義痛關邪淫其有功於斯文世教

豈淺淺哉公素志謙冲率以三讓一揖爲節進而立乎朝則若鸞鶴不羣窅然有江海之思雖眷係 恩遇時往時來而畢竟成就得一退殆所謂六丁力挽而不回者矣公於物無所好以歸去來辭作圖朝夕對之其意遠矣澤堂公潛心性理而務自晦公一爲之準以遺訓中通明經術敦行孝悌爲八字符至其憂國如飢渴則又克類畏齋公蓋公平生事業得之家學者多而於一敬字尤用力故雖由科目進而中外翕然稱儒相云公爲文章典雅本之經傳又喜讀韓文長於疏劄婉曲懇惻明切事理詩亦閒淡惟遇

興陶寫而已公嘗歎曰墳典之味真知其無限而不能靜坐玩索又語緯曰吾嘗欲熟讀朱子書而今老矣若公真老而好學者矣今之人得一第便不讀書目下徒見榮利鮮知有名節其視公何如也詩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其斯之謂歟銘曰
坐廟堂而其容則山澤處江湖而乃心則君民吁嗟乎吾不可復見斯人敬惟德基孝乃行源後之尚論者疇不曰澤翁有孫 肅考有臣

郡守李公墓誌

公諱馨字子芳左議政畏齋諱端夏之子吏曹判書

大提學澤堂諱植之孫兩世用經術文章進德水之李益大議政公娶清州韓氏其考參判必遠公 崇禎乙酉生己酉司馬嘗結同志月講學尤菴先生作相觀會序以勉之議政公在朝每有退志嘗坐無妄下獄示諸子曰吾且歸矣爾曹能躬耕以養乎公執書泣曰爲子不能盡職以傷吾親志吾罪也是後世運平陂議政公退多進少公輒携書適野身課耕耘菽水無所闕妻子或飢寒不令親知議政公曰是善養我辛酉除 英陵參奉移義禁府都事因微嫌不就乙丑爲金井察訪適大侵公捐俸賑飢患不給時

降者先生集卷四十二
議政公管賑廳公請得空名帖廣募粟驛人以活秋
後還糴仍設社倉于屬驛道臣上聞有守令除授之
命有與議政公同任者挾帖文事欲陷公罪以及議
政公以逞其私憾計不行臺官又增衍其說以爲言
議政公上章陳狀乞收公所蒙賞典 溫諭不許公
自傷累及家庭投狀歸去後御史又追褒之未幾陞
拜石城縣監卽引褫公有至行議政公疾斲指進血
送終務用其誠不以微文而忽之公私賻遺盡歸之
饋奠不家於喪一遵澤堂公祭式豫慮具物器用亦
別於燕私手寫遺集隻字殆不遺修里中社倉育外

氏窮族皆遺意也甲戌爲刑曹佐郎尋監堤川縣翌
年歲饑公抄貧民九等月三給乾糧尤甚者粥之又
教以松葉救死方與民約盜起某處轉相傳告截路
救援每一警四境響應時道殣相枕堤民獨不死盜
又不起丁內憂不用邑中例賻民爲致于家終却之
立碑以思庚辰由翊衛司翊衛出守金堤患風痺解
歸驪江尋就醫漢師卒於辛巳八月十七日室南陽
洪氏進士九成女祖曰判書處亮柔惠得婦道年四
十五庚午歿男義鎮義禁府都事次靜鎮翊衛司侍
直次龜鎮毀疾早死次厚鎮三女歸正字金聖重縣

監金慎行士人金鎮符敬鎮德鎮及宋巨源鄭梅側
室子若婿也公少負氣槩急難好義不惜已私作事
縝密常主於愛物其試於郵縣者可見其大略程子
所謂一命之士於人必有所濟豈不信然惜乎其不
能大展厥試以卒前人志業也公有弟曰蓄早嘉遜
不仕公嘗曰吾死後爲文字明吾心者季也後果然
余以待直君之請掇其狀納諸幽系之以銘曰
幹蠱承考厲無咎材鉅位細命不偶人不間言余竊
取

參奉朴公墓誌

吾仲父歸樂公季父觀察公當己巳禍後以布衣挈
家歸高陽之花田時朴公汝興出居江榭相去不十
里暇日招邀每擊鮮置酒以爲娛二父又喜遊中興
山水一歲數三至公輒與之俱余以童子隨焉如是
者四五年公子叙揆又余友與同筆研公卒後一年
公之子又歿後十餘年余過幸湖公榭已邱墟吾二
父亭子在於公榭之左右而亦旣無主或易主顧余
獨畱人世鬚髮已皤如矣盛衰存沒之不可常如此
悲夫公字起夫咸陽之朴爲世名族逍遙堂諱世茂
潛治諱知誠以儒學有名潛治之子諱由東坡州牧

使是公祖考考諱彭祖早卒妣完山李氏司藝晚吉女公十九失怙恃能自力成家弟妹之未婚嫁者皆不失其時少治舉業中歲散漫江湖氣豪不羈不苟合於世言人過惡略無憚是以嫉之者衆嘗爲凶黨所齟齬謫于南陬晚以蔭補慶基殿參奉又被彈免庚寅十月二十八日卒年五十八葬于楊州神穴里先山向巳之原配韓山李氏牧隱之後考曰宣教郎尚稷温恭聰敏甚有婦德生於己丑歿於辛丑與公祔公一子叙揆二女李益亮李陽元叙揆三男鳳陽進士景陽挺陽女適趙漢寔辛命三李觀迪李慶

章皆士人鳳陽嘗託余以誌文未及就鳳陽又死矣韓愈氏所謂哭其祖子孫三世者方知其爲悲切語也略叙其少日從遊之樂人事俛仰之變以授景陽兄弟使納諸幽云

監司李公墓誌

公諱萬稷字子長平安道觀察使泰淵之子也近世人才莫盛於寧陵之際而其論著績方面則必先數觀察公公少落拓不遇肅宗己卯成進士越二年始筮仕時公年且五十士大夫咸目之曰是蔭監司也蓋公沉毅遲重有公輔器量且以觀察公爲父

也公初爲厚陵參奉以微事免復除典設司別檢叙嘉禮都監勞陞活人署別提司憲府監察工曹佐郎外則臨陂縣令永川郡守清州牧使間由宣惠郎出爲善山府使以善其職還仍又爲羅原二州治理常爲諸郡最藩閩直指諸使者相繼褒聞有寵錫其陞通政者以在羅時賑功也大臣嘗以幹具舉公已亥擢廣州府尹任滿許畱一年壬寅逆黨柄國卽棄歸今上元年召拜江原道觀察使還爲掌隸院判決事刑曹參議公之爲政寬而不弛威而不傷詳而不苛又不求近功不喜小惠所至皆大治每日洞

開重門簿牒四集揮霍立盡斤斤守法尤慎於獄訟以至公二字焚香自誓又輒決遣無滯罪無大小首實者或貰之欺詐者痛繩之奸猾潛伏民亦自以爲不冤不勞料辦而財用自足不事蠲免而民力自紓作事必通下情集衆慮大而城池甲兵小而倉廩儲傳一皆修舉公則晏然若無所事者湖南麥大熟公曰豐年之後必有大凶預買累千石以待之至秋果然公復盡捐官用竭心調恤以至絕嶼窮浦亦皆船粟而往哺之一境無飢咸戴如父母及居藩府不以宦成而小怠益持大體祛弊興利若嗜慾然雖往往

陶庵先生集 卷四十一
格於廟議而利澤之及人者亦淡矣公長於吏事至老愈練熟百事井井綽有功緒大率一本於觀察公成規云黃判書龜河嘗使從南還為余盛道公政績余歎曰譬之用兵豈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歟嗚呼其亦異於今之所謂能者矣丁未時事一變公又大歸以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公州村舍去其生甲午七十四葬州之苗洞公韓山人牧隱先生穉之後 贈執義洎 贈承旨濤義祭府都事德泗觀察公以上三世也觀察公夫人文化柳氏其考觀察使景緝公凡三娶東萊鄭氏參議載岱之女領議政

太和之孫貞靜謙慎甚得婦道年三十而卒與公同兆而異墳潘南朴氏光山金氏別有志男秀輔鄭出牧使參奉秀得府使洪晉猷士人慎必遇妻金出側出二女柳福基朴新源長房二男二女思重參奉思弘為次房後女歸士人金亨澤一未字思重男奎英公為人勤儉質實內行甚備常以早孤為至痛事兄如嚴父事邱嫂如母篤於奉先恭於接人厚於親黨斯其為政事之本也歟漢時多以循吏入為卿相者若公者不可謂不用而用亦不能盡其才惜哉然人家子弟世其職者固不易矣而守其法為尤難况兼

降者先生集卷四十二
有之乎此柳仲郢家法所以見取於朱子小學書者
也以此觀之觀察公誠有子而公可謂能子矣銘曰
吾猶及古之循良兮此其藏嗟後之人兮無或傷

牧使宋公墓誌

公諱炳翼字穉舉同春文正先生之孫也宋氏出恩
津而世居懷德之白達村村以宋名考諱光棡正郎
贈左承旨妣白川趙氏樂靜文孝公錫胤之女凡四
丈夫子公最季 崇禎乙未生生而容貌娟秀及長
沉靜寡言笑儕友重之甲戌除繕工監監役叙勞調
司導寺主簿出監牙山縣尋以方伯親嫌褫未幾宰

南平居五載棄歸間爲司僕寺主簿軍資監判官皆
不赴由掌隸院司議守韓山郡陞潭陽府使旋仍又
遷善山再除宣惠郎或辭或赴又爲僉正于司僕轉
江華府經歷月餘移授清風上官雅重公亟馳啓畱
之俄陞尚州牧使公爲治不役私智不干小譽惟勤
謹不倦事舉而利博人不知其能南平學政尤卓殊
建興學堂捐俸買田以資其居業者月朔有課又坊
置訓長人給廩米文教蔚然公歿後鄉人祠于其堂
爲尚州嘗夜燭理獄案子弟憫其勞諫之公憾然曰
人之死生決於片言吾敢不盡心屬歲歉隣邑多設

降者先生集卷四十二
賑而公獨否人間之則曰靜而勿擾不奪其所有而已一日忽太息曰吾老且病尚可仕耶以文告于祧廟即日歸公間黽勉祿仕而不喜進取凡官內外意有不愜便引去不曾少有顧戀嘗於所居室揭淵明樂天知命之語其志可見也戊戌五月二十二日以疾卒葬于公州台山鳳舞臺之原元配趙夫人耐公內行甚篤十歲而孤能自力致哀母夫人疾欲割指以進既免喪不復應舉後爲官泣曰祿雖厚何及矣見兄子奉母之縣亦爲之泣初爲牙山仲氏樂正公無恙得一味不走送不先入口日用百須供給無闕

其疾也夜不解帶藥必先嘗在江華尙州迎接姊以往雖公務劇日侍食遇其生朝爲之張讌自起壽以歌公之爲邑懷鄉人待以舉火者甚衆及褫歸視其家則屢空也燕居端重子弟未嘗見其惰慢之容與人語氣味溫醇容止可度於鄉黨尤和而不肆鄉黨亦敬信之咸無異辭與宗子異宮而宗子每祭必就公敬問其所當具者乃敢具兄子治內第稍踰舊制公心不喜爲謁廟至不一舉目視蓋公遵奉先訓不敢失墜凡一言一事洞洞屬屬然惟恐其或忝故詔子弟必以學至死不已公秉心謙退世亦不以家學

陶菴先生集 卷四十二
望公然德修於已而行孚於鄉者如此噫子夏所謂
學者亦如是而已矣趙夫人籍林川考曰郡守景望
慈惠勤儉婦德甚備年三十八辛未卒舉三男三女
堯臣縣監堯佐郡守堯輔縣監堯佐出後叔父婿縣
監權定性府使洪重者參奉洪濟猷繼配完山李氏
鳳紀女子堯弼堯協及爲金亨謙進士李思勗妻者
其出也堯臣男思欽生員壯元女適柳海宗申胆堯
佐男明欽文欽進士女適參奉尹得敬閔克烈堯輔
男晉欽復欽鼎欽女適李國輔堯協三男一女皆幼
思欽男曰在淵文正先生於吾先妣爲外翁小子自

幼獲侍公賜誨諄諄大要貴德行而賤功利每念公
見識甚高今不可復聞斯言矣堯輔以二兄遺志泣
請幽堂之誌義不忍辭銘曰

維孝與友維德之源我徵厥有維色溫溫而公爲州
亦云遭迤退聽于鄉天爵其尊夙興夜寐無忝前人
惟此一心之死靡諉我書其幽文正之孫

達城府院君徐公墓誌

公諱宗悌字孝叔徐氏出達城世有聞人高祖忠肅
公諱渚 穆陵名臣曾祖諱景需典籤 贈吏曹判
書祖諱亨履僉正 贈左贊成考諱文道司評 贈

附錄先生集卷四十一
領議政妣安東金氏參奉鼎之之女公聰敏絕人淹
貫經史爲文瞻蔚可觀丁卯司馬兩試人謂朝暮取
一第而卒不耦甲申筮仕歷 思陵參奉 明陵奉
事 崇陵尚衣院直長遷掌苑署別提義禁府都事
工曹佐郎於外爲臨陂縣令信川郡守所至有治績
調飢勸農尤以養老爲先繡衣屢褒聞公翫麟寡合
於世抹搯老而志氣不衰往往與人飲談笑淋漓曾
懷坦然自以託姻 天家一心畏慎杜門淡居罕言
時政得失已亥寢疾我 中宮殿下時在潛邸欲往
省而公堅不許及以 肅考命臨視則猶不色喜也

以八月三日卒壽六十四例 贈左贊成辛丑 上
正位儲宮贈右議政及 上登極封達城府院君進
爵領議政公事親竭力致養家素清貧而甘旨未嘗
乏絕親有疾忽然心動自鄉疾歸如黔婁故事及喪
哀毀幾不全每月必拜墓而芟草種樹不憚身爲之
其內行之篤如此太常奏諡曰孝僖公始葬楊根中
遷於利川庚申五月十七日又改卜于長湍龍頭里
岑城府夫人李氏祔夫人別有志男命伯命休四女
中宮殿下序居三長次適承旨李重庚士人申正集
李府使林蘧命伯男德修仁修信修德修死於壬寅

誣獄戊午始伸雪仁修縣監命休男魯修李婿子明
吾章吾進士泓及應夏申林出德修之男有祐實尸
公祀銘曰

達城之徐號為顯姓公紹舊聞有文有行洞然渾樸
乃見天性列宿百里低回何病有燄塗莘載誕女
聖公惟兢畏引恬自靖積德有報身後之慶王謂
吾舅上公是命倚伏無常終則天定子孫昌熾國
休與侄我銘其幽昭示無竟

伯舅參贊趾齋閔公墓誌

公諱鎮厚字靜能號趾齋我外王考驪陽府院君文

貞公諱維重之長子閔氏出驪興自高麗尚衣奉御
稱道圭組燁赫曾祖諱機府尹祖諱光勳觀察使世
以質行聞至文貞公名德益大顯妣恩城府夫人宋
氏同春先生諱浚吉之女崇禎己亥正月壬寅生
公聰穎夙成十一歲上書尤齋先生畱其行勉以春
秋義弱冠丁宋夫人憂柴毀幾不全文貞公常稱為
孝子左右服勞餘力攻藝業辛酉生員壯元丙寅別
試隸槐院己巳仁顯王后遜于私第公方居文貞
公憂下吏禍且不測既而釋甲戌更化始由侍講院
說書歷禮兵曹郎遷諫省入玉堂劄奏剴切兼司書

陸者先生集卷四十二
西學教授出爲北評事以副應教 召白蠲北路弊
數十事移中丞又爲御史畿內丙子由輔德陞通政
歷戶禮刑參議承旨忠清監司兵曹參知掌隸院判
決事累拜大司諫大臣有低昂科法者公斥之曰宰
相可謂有權當路者嫉之以他事構罷庚辰擢江華
畱守兵曹戶曹參判辛巳特授漢城判尹自後判刑
禮兵工四曹又爲議政府參贊知中樞間兼經筵春
秋成均賓客摠管等職乙酉正憲丙戌以知義禁獄
獄觸 上怒罷其冬陞判義禁又忤 旨革官戊子
判敦寧以上价使燕辛卯因移咨事譴罷識者以比

萊公之勅利用云戊戌崇祿屢以內局提調侍藥
上嘗曰惟閔某能憂予疾拜弘文提學力辭罷每罷
官即歸墓下蓋公周流卿列二十年爲京兆司寇最
久而斬斬守法聽斷如神爲司馬時注措公而紀律
嚴在儀曹則放淫樂正頽俗凡有僨接賙賑釐正繕
築之役一埤於公廟堂籌畫非取裁公不敢行五爲
守禦使兼管該司以十數而所至盡職綽有成效爲
政精密節省不苟一時譽公積瘁成疾己亥冬大臣
愍其勞白 上解籌司俄薦授開城畱守公猶不自
逸治事日孳孳未幾諫臣請 召還廟堂時 上候

日臻公聞設侍藥廳力疾趣駕至則僅一二間起居而疾益甚卒於庚子五月十三日壽六十二春宮震悼命優給喪葬需上亦賜棺板遠近聞者齋咨相弔曰國其如何公明達剛果慈諒正直飭躬以禮奉先以誠世襲清白而篤嫻睦恤窮困又一遵文貞公遺軌氣貌肅溫精彩迥發與人語洞快懇到壹志凝神事至沛然其於患難富貴不一動其心赤心體國任怨奉公以肺腑之親有骨鯁之節嘗歲旱上禱于廟詞臣倣六責而其一爲王子第上始點下旋用其文而役不輟公進諫曰殿下心不欲而

強之是自欺也責躬而不知改是欺天欺祖宗也其犯顏不諱如此與大僚議又棘棘不阿事有關國家大體必爭之強是以動見忤於上下而公之一日去國若朝無人然斥不久輒復用公自以義同休戚未忍便訣而進亦未嘗不思退晚年時勢益艱危端居索欹鬚鬢盡白或勸以休養則曰非一死何以報君臨絕猶眷眷職事語不及私若公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矣立朝大節如是其細可略也公初聘副提學延安李公端相之女有一女適佐郎趙奎彬繼娶延安李氏縣監德老女二男翼洙洗馬遇洙生

附錄卷四十二
員女士人金光澤孫曾若干人以八月十四日穿元
配李夫人墓合葬于驪州治南金橋里午向之原去
文貞公墓十餘里臨葬仲舅判書公命緯以幽堂之
誌遂掩涕而識其槩若其發揮志業將以俟立言君
子云

正郎鄭公墓誌

尤菴門下蓋多一時才彥而若處士鄭公普衍其尤
者處士志操卓犖每以天地崩坼冠履倒置士不可
立於世絕意於功名之會放跡於山水之間先生重
義氣期與忒甚不幸短命而死年僅二十四先生爲

文而哭之曰天喪予公其子也諱洵字某以 崇禎
己亥生處士公臨歿以其未離襁褓書託於師門當
是時也鄭氏之不絕懷如一髮而母閔孺人有達識
號爲女中君子殫心鞠養相依爲命尤翁亦於赴朝
時源源來見或冀其無事成長以見處士公有後也
蓋公世德有素松江文清公諱澈以文章節義爲士
林之領袖生諱宗溟文科府使 贈判書生進善諱
瀼丙子亂與淑人李氏入江都遇賊不屈皆自刎而
幸不絕喉相繼復甦尤菴作傳記之後并蒙旌闡於
處士公爲考妣也公幼而岐嶷稍長孝友出天事王

考及孺人温清甘旨之節儼若成人見者咸歎甫十歲進善公棄世榮然益無依內舅老峰公三昆季相與率養而孺人仍命學於老峰老峰提撕撫愛無異已出甲子中公中司馬 仁顯王后方御坤極舊例戚屬登科必私伸起居放榜日 后為備賜予物以待之而公以孺人素不喜通信於闕中既唱名自外徑歸公奉孺人教決意廢舉杜門息交長侍於孺人側有時從先生於華陽之間先生若遇高山巖巖之處則輒流涕而言曰爾父氣象政如此處士公歿時且以公託之尹拯及拯狼狽之後公獨未忍遽絕稟于

先生則先生曰爾之處義與爾父差異何必絕之而後快邪公自是只通慶弔尹嘗製送處士公墓文公受而不用焉尤翁之前後竄逐公不憚險遠輒走拜於謫所已已耽羅之行亦追送之中路路過沙溪墓先生為祭文使公往告之及受後 命于楚山又星夜馳赴奉柩以歸 聖后遜于私第公奔詣門外痛哭拜辭甲戌 坤位復正公隨老峰子文孝公對門而居不替舊歡丙子除 長寧殿參奉尋以親病免復授童蒙教官丁孺人憂守廬以終三年及吉復慶安道察訪以親嫌換省峴壬午由司憲府監察出監

隋菴先生集 卷四十二
永春縣政多修舉惠先窮獨峽民至今誦之柳永慶
之孫爲繡衣挾舊怨誣捏坐罷遂歸堤川舊居遂菴
權先生居於莽蒼之地而實與處士公有同門之好
公頻頻往候遂翁亦時來相見見公新構精舍於墓
側書其額曰瞻依吾伯舅趾齋公作詩以美之吾亦
攀和焉後授義禁都事禮賓主簿平市署令工曹正
郎爲衿川縣監居一年褫親知多以窮峽非老人所
居勸令挈歸京第而公則以邱墓在此不忍去竟以
甲辰九月二十九日卒於瞻依堂享年六十六葬于
堂東小麓坐丑之原沈淑人年七十八乙卯歿而祔

公爲人寬厚恭謹絕無傷人害物之心本事親之孝
而在官則思盡厥職推敦睦之誼而接人則務致誠
欵見人不是處則雖不顯斥心若有所浼或有遭患
難者力所可及爲之周旋而絕口不道其事常以祖
先以來俱事高尚不爲攀援進取之計曰無忝爲幸
平生以不識嚴顏爲慚從人得遺墨而珍藏之每日
晨謁於廟其在墓下則又必展墓雖衰病而不廢焉
有姑寡而老公事之如母遇一適口煖體之資必送
之以終其身姊早歿率育其遺稚至於成立其於疎
族之無依者助其昏喪鄉人之待以舉火者亦衆進

善公素有儉德公自少濡染逮至當室常若銜恤大布麤綿至老如一子女被服或有近於侈靡則痛加禁抑雞鳴必盥洗正坐授家衆以事門內肅然常勅子弟曰近來習俗多心口不相應吾甚恥之遇後生少年必舉尤翁氣貌老峰家法娓娓稱說蓋公一生受用多出於此淑人青松大家監察 贈判書若溟之女事姑以孝訓子以義勤於理家慈於御衆六親稱其德男長泰河禁府都事次觀河方爲星州牧使次益河文科參判次復河蚤死女長適李蓋佐次進士李著德次正郎李普萬孫曰欒曰楡曰櫛樸皆進

士公於吾先妣爲內外兄弟幼時相長大情如同氣終始不衰今諸孤屬以幽堂之文義不敢辭銘曰松江後孫老峰宅相孤童自奮舊家未喪晚從祿仕猶見駸麟堤峽雲山昔人高尚暮年賦歸舍茲安做瞻依之扁遂老收獎於焉畢命宅後之葬仁厚勤儉善報不爽朱輪紫綬有煒來往我識厥幽永世不忘

縣監李公墓誌

公諱營字猗叔寺正 贈領議政諱紳夏之子領議政睡谷諱奮之弟澤堂文靖公諱植之孫德水之李爲東方文獻家公生而濡染家訓性又好書探討經

附錄先生集卷四十二
史非甚病未嘗一日釋卷於睡谷公爲昆弟間知己
嘗曰吾仲吾師也事事必取則焉且取文靖公遺訓
揭于屏障以寓箴警其在親側左右服勤雖事之鄙
細者不令僮僕代之大夫人久疾在床晝夜扶將往
往作嬰兒戲以賭其歡笑前後致喪俱如禮嘗寓寡
姊家四歲同爨上下無一辭人以爲難少峻急不容
人過議政公戒之用力剋治一變爲寬緩倉卒顛沛
亦無遽色以門戶隆赫常懷盈滿之憂冲挹自持間
赴公車晚爲爲貧之仕而皆非其所樂也時俗多貪
昧躁競而公則恥之隨分仕宦卒得一薄縣以去雖

名登州牧之薦而不求他遷及歸甌石屢空而亦不
以爲意也公世居驪江之上與睡谷公隔水以居昕
夕往還日以爲常謂人曰終日討論古書人生至樂
豈有過於此哉間有吟哦其詩閒澹無俗氣如其爲
人疾甚爲就醫入城尋以柩歸睡谷公以文哭之曰
猗叔端良雅靖意恭而行飭自幼未見有子弟之過
父母嘉之兄弟重之嗚呼此可謂人不聞之言也公
生于辛丑正月十五日卒于壬辰十一月三十日其
筮仕在 肅宗甲申歷四山監役 世子翊衛司侍
直副率司僕寺主簿義禁府都事出爲楊口縣監居

陶菴先生集卷四十二
四年棄歸後除義盈庫主簿不拜公才識通敏試之一縣其治可觀清簡寬平而以風教爲先民有親戚爭鬪者先治其家長女子有父病血指者具資裝以嫁之廚院白土爲一邑鉅害奏罷之該院執不肯則又以差員入對力陳卒省其勞費之半峽民永賴之妣寧越辛氏其考教官後元公凡再娶原城元氏右尹萬春之女朔寧崔氏佐郎容之之女四男箕鎮今爲禮曹判書藝文提學出後其伯父奎鎮郡守翼鎮星鎮女適監役尹益東士人朴師存金相麟男二女二後配出奎鎮男浹瀟涑翼鎮男潭箕鎮繼子曰潢

公葬于砥平木谷先塋之傍元令人耐去睡谷公墓若而里緯旣爲睡谷公作誌而公之諸子又以文見屬噫余嘗一拜公於桂坊直中容貌辭氣不問可知爲睡谷公弟也公於睡谷公素悅服之淡而睡谷公亦曰吾弟於吾言迥然相順雖其窮達懸殊而氣味有大相類者欲知公者觀於睡谷公可也遂爲之銘
銘曰

驪湖一曲君子攸宅我麓爾墟其樂無垠彼苑者崗松栢青蒼有來千秋魂魄同游我銘昭揭睡谷之弟

大司諫洪公墓誌

洪大諫仲熊於余爲忘年辱與同年又辱爲同僚進退榮辱蓋未嘗不同余素不喜徵逐比謝官閒居朋遊日益疎出則捨公無可之者見輒驩然忘歸有時觴咏風流醞藉公卒遽已十有九年矣若余者衰疾不死閱歷百變追思舊遊邈不可得則不暇悲公而又以自悲也公之遺孤屬以幽堂之誌亦旣數歲而不能自力忽自念因循若此一朝溘然將無以見公於地下遂攬涕而爲之叙公諱禹瑞號西巖仲熊其字也 顯宗壬寅生五歲作大字七歲能綴文庚午進士選補 崇陵參奉壬午謁聖及第隸槐院侍講

院說書承政院注書藝文館檢閱待教奉教始吾榜中得人最盛以是羣小媚嫉甚陰嗾鄉人投匭而計不售後四載賊臣詹及姜履相追發考官親屬拔去之啓 上燭其誣而痛斥之公文以記注官事橫被構捏與人置對交質 上雅知公忠實終直公尋陞成均館典籍禮曹佐郎司諫院正言輔德朴行義於禹筵侮毀真西山大司成李濟與經生間難怒其不合捧而出之公以疏舉劾行義罷濟被推戊子入玉堂爲副修撰副校理時 上爲王子卜宅相臣崔錫鼎與一人大官請強買故主第多諛說之辭錫鼎又

纂禮記類編書背悖程朱朝紳章甫相續辨斥而被
譴者衆公並極論其事 上不省無何大覺悟罪錫
鼎而火其書庚寅由兵曹佐郎復爲修撰副校理朴
世堂之孫弼基不從朝禁從世堂亂命世堂死後過
卒哭廢朝夕供及對獄誣詆先正以上及朱子公劄
請其罪而盛援禮典 上獎其明快弼基遂遠配鄉
儒有論斥尹拯者 上怒甚追咎甲子二大臣勿以
儒賢待拯之奏仍有論議無益國事之 教公偕兩
僚上劄拯正有曰有國則有事有事則有是非曰是
曰非論議在焉在上者公聽並觀明其是非歸于至

當則論議未必可惡而反爲國家之益若不分涇渭
斷之以無益則世道以之壞敗矣且言故相臣金壽
恆閔鼎重公忠正直 聖明所知而追提往事無少
顧藉恐非終始禮遇之義 天怒大震並削黜尋
命遠竄公得務安至謫堅坐讀近思錄日有程課往
往賦詩有水調遺思是冬放還旣叙時人齟齬不已
又黜補殷栗縣廉白愷悌民愛之如父母及還擁路
涕送還玉堂兼司書時有李整科獄其黨欲敗查事
迭出眩惑大司諫李濟校理李夏源之言爲甚公論
劾之二人或削或罷轉吏曹正郎復還玉堂癸巳

尊號之議起公勸 上母受及見許持平金有慶疏
斥敦請諸臣語直嘒 上旨公諷諫懇曲 上曰愛
予哉特改未安之 教爲銓郎者屢間移獻納兼文
學常帶知製 教一日 上命納新牛黃牛死者無
筭公引齊宣易牛宋仁不索燒羊事以戒 主感悟
卽令停止陞軍資監正移應教是日擢拜同副承旨
其後屢入序至右甲午由刑曹參議乞外得安東府
爲治一如西邑冬以大司諫 召還歷兵曹參知禮
曹參議丙申三月八日以風疾卒年五十五公聰明
端雅恭慎簡潔有才美於已而絕不自滿無怨惡於

人而亦不苟徇平居談笑真態淋漓望之温然可親
而卽之不可狎玩左右琴書一室蕭然雖處城市而
窅然有塵外之想遇之者不知其爲達官立朝言議
方正一以匡 主德扶士林爲主其在講筵辭氣雍
容善於開導淡得論思體是以 主知日淡駸駸大
用其卒也無知不知莫不痛惜之公之清裁雅量固
有以喻乎賢士大夫之心而若乃內行之純篤知之
者莫如余詳也余童時獲侍姑夫淡圃尙書尙書於
公爲季父每語及公則曰孝子孝子久而益聞其所
不聞蓋聖人論孝居致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

致嚴斯五者備矣公能有之而其至誠懇惻之意未嘗不貫乎其中於是益信尚書公之言爲無間而又聞公臨祭書祝嘗曰吾甚愧孝子二字此公之所以爲孝也歟其順乎親既如此則信乎朋友而獲乎上也宜哉其餘細行可略也南陽之洪出高麗太師殷悅代有名人有諱命元諱處厚皆京畿觀察使諱受亮府使寔公三世靜菴趙先生之玄孫郡守松年其外祖也公葬於積城庚龍洞向卯之原夫人青松沈氏祔府使益善女花浦洪忠正公翼漢之外孫舉二男三女男啓欽進士壯元直長啓鉉生員女適牧使

金泰衍都事趙榮曾士人尹濛啓欽男朝海次鵬海天女爲士人李明煥妻金婿子仁大士人徐日修趙載福其婿趙婿士人朴師近公酷嗜書博洽過人爲文操筆立就尤喜詩老健有格趣遺藁若干卷藏于家李相國宜顯爲公作碣文於夫人別有誌茲不復詳只叙其大略如右銘曰

紺岳之南湘水之北有崇四尺其人如玉

司禦尹公墓誌

景宗壬寅凶黨乘 上有疾挾輿援擅國柄太學生尹志述坐直言首被酷刑其老父在堂當被逮也父

與之訣曰汝若死於桁楊豈非幸也或勸以送藥獄
中使之自盡則父曰君命無所逃也子壻閔遇洙
見其辭氣慷慨義理明白退而歎曰偉然真丈夫也
被刑之夕遇洙又往拜之則氣益厲而辭益嚴烈無
一毫隕穫之色夜分自誦但願生兒愚且魯無才無
德到公卿之句音節悲壯仍復就寢鼾睡如平日論
者謂子之決死固難而其父處變爲尤難可謂有是
父有是子云公漆原人諱景績字汝輝後以季輝行
自高麗左太判事始榮見于譜有直提學諱碩輔以
直節著於我 中宗朝且被清白之選曾祖諱自莘

正郎祖諱有吉郡守考諱遇丁掌令俱 贈參判妣

龍仁李氏畱守後山女昆弟五人公居其季天姿魁
碩氣宇恢弘其視世俗齷齪者流若將唾面也願以
門戶衰替屈首爲公車業文辭淹博敏速而累舉見
蹟與吾仲父歸樂公相友善嘗同上重興寺夜酌詠
懷公詩有曰南郭書生期擢第西郊學士說休官蓋
自嘲也晚而蔭補司饗院參奉陞奉事序遷平市署
直長活人署別提爲掌隸院司評公素性傑犖黽勉
爲貧之仕而不屑應講自引褫家食十餘年戊戌用
嬪宮墓所勞叙復由漢城府判官出爲海州牧通判

隆者先生集卷四十二
爲治不苟干譽而吏畏民安事務畢舉以省墓違水
操之期被水使啓罷辛丑除翊衛司司禦未幾士禍
作公挈家出城往依從子志大溫陽任所邑有凶徒
出悖言公不欲頃刻畱遂於牙山之北得村舍寓焉
鄉隣父老愍公身世爭來問慰或以子弟來學者公
感其意畱之又或黍酒來餉則雖不謝却亦未忍食
也始到無庇身處欲縛數間屋則齊來趨事以助之
公喜其地僻課農以自遣而忽忽無生世念或執盃
垂涕舉匙獻欬一日語家人曰苟延數年之命及見
兒孫之長大則可無恨矣未幾聞兄嫂喪輿疾奔哭

及還室具淑人又不淑公疾益甚居數月竟不起甲
辰閏四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三公自幼有至行三
歲而孤人有撫而悲之者則輒低首嗚咽若不忍聞
者每遇喪餘日辦送祭需于宗家以助之魚果之新
出者必薦於宗家而後食焉諸兄及兄之子多早世
必育養遺孤於家視之如子閨庭無間言家雖貧而
窮人無告常多寄食其急人窮厄恤人喪葬如恐不
及性喜酒樂與親戚故舊劇飲酒中真態淋漓間以
諧謔醉輒高枕大鼾未嘗使酒其氣象之好義氣之
高類非季世人物而一生窮厄卒又遭窮天極地之

痛冤顛沛流離以殞其身豈曰天道有知乎哉公至親多附麗凶黨者公常惡之一日有族孫某自凶黨葬所來者見公食時無飯饌進其橐中饌公強齧乾肉至半哇之遺命兒孫長大後仍其小字以別其族淑人參奉守頑女其祖綾平君鑑與公合祔於陰竹後移葬利川孝養山之北一男一女男則志述女則爲閔遇沫婦者也銘曰

昔聞孟博之母今見老彭之翁禍故酷烈之際氣益壯行益峻豈不誠男子之雄同閔少年今白首閱歷世變靡不有哀公之窮而偉公之志兮非敢曰文足以不朽

以不朽

陶者先生集 卷四十二



